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左文襄公書牘卷十九

起光緒三年丁丑七月訖十二月

目錄

答劉克庵太僕

與譚文卿中丞

答沈吉田

答劉克庵

與晉撫曾沅浦宮保

與金和甫

答譚文卿

答劉克庵

書牘卷十九目錄

答何小宋制軍

與劉克庵

與劉毅齋

與劉毅齋

答張朗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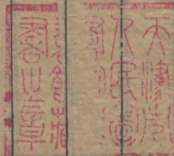
與譚文卿

與周子巖觀察陳芋生直刺

答劉克庵

與譚文卿

答金和甫



答英西林宮保

與曾沅浦

與劉克庵

答譚文卿

與金和甫

答劉克庵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王夔石中丞

與金和甫

答浙撫梅小巖中丞

書牘卷十九目錄

答張朗齋

答譚文卿

與劉克庵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劉克庵

與譚文卿

答劉克庵

與金和甫

答英西林宮保

與胡雪巖

答劉毅齋

答劉毅齋

與張朗齋

與張朗齋

答譚文卿

與劉克庵

答劉克庵

答譚文卿

與劉克庵

答劉克庵

書牘卷十九目錄

答劉克庵

答張朗齋

答譚文卿

答英西林宮保

與金和甫

答劉克庵

與劉克庵

答吳柳堂侍御

與吳子儁太史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劉克庵

與劉毅齋

與譚文卿

與沈吉田

與胡雪巖

與譚文卿

與英西林都護

與周子巖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譚文卿

答劉毅齋

與張朗齋

與易子喬提軍

答金和甫

與劉克庵

答劉克庵

與劉克庵

與譚文卿

與劉考軒太守

答譚文卿

答劉克庵

書牘卷十九目錄

五

答劉克庵太僕丑

連奉惠書未能速會以草疏解暇也沅浦履新後蒿目時艱於隴
餉未能兼顧原在情理之中使弟設身處之亦必難舍己芸人置
早荒於不顧惟誤聽藩司議論以畫餅見貽殊與至誠許與之道
未合不能不拜疏論之穎叔專圖取巧弟早知之不料其愈巧愈
拙至此疏中所陳字字平實計 朝廷不以爲謬也

與譚文卿中丞

天久不雨關隴同一憔悴憂灼何言聞六月十三夜始得大雨未
知尙能補種蕎麥否近鄰豫晉均苦旱饑曾沅浦疏請急賑似較
豫被災尤甚江南蝗災大起疆吏所報似非迫切豈不害稼耶隴

書牘卷十九

一

境惟肅州高臺撫彝以捕治尙勤幸免關外如布隆吉及哈密報
蝗蝻生發甚多烏魯木齊昌吉綏來尤甚尙未害稼蓋回亂以來
無人捕治遺種甚繁一遇旱荒則其患益熾耳歲遇丙丁例有災
厄幸 畿甸收穫尙豐根本之地無虞饑饉沅浦奏以閩浙粵協
晉無著之款撥抵甘餉頗欠分曉蓋爲穎叔所誤穎叔朦詳晉協
每月五萬爲歧誤爲舛錯只圖顧不及八成以上處分翻戶部成
案紊亂餉章弟不能不駁至晉省饑荒亟宜拯卹但奏緩甘餉誰
曰不宜摺稿錄送可知穎叔之弄巧成拙也部款尙無出庫日期
或有變更洋款原摺奉到 批回僅該衙門知道五字 廷議似
不以此爲重吐魯番本火州舊壤伏暑尤不可耐師期當在深秋

巴里坤哈密糧多運少焦煩殊甚

答沈吉田

陝西災象已成當亟籌擬辦法須與之純方伯澤生廉訪廣爲區畫倉儲實存若干採運若干災區分別等次災戶分別賑貸前借甘餉三十萬兩須按次收回以便支用代甘借富紳之餉須卽停止已借之款須卽劃還備本省捐賑之用至晉省採糧向在北山一帶此次應代爲籌畫禁止居奇閉糶以濟災區諸事希與方伯廉訪酌商稟知中丞行之此閒雨澤雖霑總未優渥賴泉源雪水旺於常年豆麥尙可六七分秋稼收成或當不止肅州高臺撫彝蝗患淨絕惟安西哈密烏垣一帶蝗蝻生發極多幸不害稼

書牘卷十九

二

答劉克庵

田連考報尹得勝劉玉善侵蝕夫銀逃走一案尹得勝劉玉善訴係准假徧迫所致田連考罪無可辭弟於接到函牘後詢之前在秦州印委各員均稱田連考爲人粗莽直率在各將領中尙稱廉樸愛好此次呈訴之尹劉兩弁又皆田連考平時信用之人不解其何忽至此黃西春前署秦牧於修理水磨發柴扣價兩事言之頗詳似哨弁不平之鳴不盡由此茲屬西春將所言開呈節略伏希察照此營是田忠普舊帶其遺交田連考時向索頂費出銀二千弟所知者田連考於正勇外爲忠普安置舊人亦復不少故雖帶勇日久而囊橐無餘見檄飭帶營來省整頓自期水落石出或

將其舊勇遣散而酌挑其願畱者仍交田連考管帶回秦州遊擊
本任一聽尊裁大約三廳川貴勇丁風氣自殊未可一律繩之耳
與晉撫曾沅浦宮保

晉中苦旱弟於從前摺弁回甘頗詢知其略因黃彝峰三月廿六
日北山來稟言已得透雨流民復業毋庸畱養遂不復介懷不料
早甚如此晉糧向資陝北接濟民食所關陝北近年慘遭回亂子
遺僅存黍地荒蕪雖招徠開墾終苦土曠人稀未知尙能以餘粟
出糶否秦晉交接一帶旱災相同西同鳳秋種亦未入土已函商
文卿之純熟籌救荒之策邠涇收成尙好或資挹注至北山一帶
餘糧轉般極爲勞費晉如告糶非秦所恡只恐北山旱荒無以應

書牘卷十九

三

客耳穎叔籌餉心計則工於大局殊不畱意時事至此尙一意諉
卸取巧只圖置身事外何耶自鮑華潭據以入告鄂中亦不解穆
軍餉矣閩浙廣東近亦難免觀望然則隴事將誰望乎不得已奏
請議處原疏鈔覽希鑒而亮之實事好做實話好說但以晉早太
甚緩解甘餉爲言固 廷議所不駁陝甘總督所不能爭也高明
當以爲然軍興已久民力已竭而西北之苦較東南尤甚矧甘肅
新疆尤時論所度外置之者乎弟前此亦頗以耗中事西爲疑身
莅其地而始悟其不然言之更僕難詳且畱待異時討論也老兄
初莅晉疆觀西北情形不勝焦灼又從前未嘗應餉至此甫嘗其
苦覺難爲懷幸寬裕出之荆棘中未嘗無坦道也

與金和甫

西林宮保觸暑遙征計此時已逾天山麾下部署履新自己周妥近接毅齋公牘白逆餘黨分踞庫爾勒附近一帶擬俟官軍前進卽由北路紛竄伊犁綏來各處以圖北竄此賊狡猾異常按其平時蹤迹總以善脫爲得計毅齋已定八月初旬進兵一過開都河得登彼岸該賊之踉蹌紛竄自在意中而北路尤爲大局所關非預爲綢繆不可計蓋畫周詳必早有勝算惟此賊驚悍不足狡詐有餘非多方布置羅網四張恐難遏奔衝而了此殘劫希與西林宮保慎密籌維督飭貴部與金景亭早爲區處務期一鼓殲除勿畱遺孽庶北路保無侵軼之虞足紓九重西顧矣西公初履邊方於地勢賊情自難遽悉麾下宜引以自任無過從推挹爲禱遇有諜報并乞飛速示知榮侯英參贊福大臣諸處應由尊處聯絡一氣會同辦理想顧慮詳審無庸曉瀆也

答譚文卿

部款領解迄無明文大約有厄之者頃得小宋制軍來書言丁中丞在臺灣議濬財源一切均仿西法開辦之始需成本千萬兩至駭聽聞幸小宋制軍一力遏制得免浮冒時局艱難至此莠言繁興思之心痾胡雪巖訂借洋款諭旨該衙門知道比接總署咨已迅速照辦是洋款不致失望也緩還華款雖是要著然各省報解漸能踴躍則華款亦當次第清還以踐大信且息耗可省也弟

於前敵諸軍隨時畱意撙節支放雖懸軍深入卻亦漸進腴區糧
運兩者較前勞費少減而後路賴克庵之助大加綜覈幸有成法
可遵此後出款亦較少於前只盼南路大局早完將甘餉新疆餉
釐定或可立腳儻或畫地自限棄腴地以陪強鄰則不能保蒙部
以衛 畿疆而關隴山西北境皆爲戎馬之場其勞費當數倍於
此密覆一疏未審 廷議云何然不能不畢其愚也白逆北竄自
意中必有之事已飛致和甫西林及金提督預籌截擊毅齋師期
已定八月初旬屆時尾追未嘗不可得手惟湘人每以分軍爲戒
恐做不到耳頃接大咨據青勝藍稟黃彝峰竟被叛弁刺死殊深
駭悼閱其供詞亦無甚情節不料公行刺害如此刻下計已遵批

書牘卷十九

五

解省自應盡法懲處加以剜心致祭以慰幽魂良才難得不死於
賊而死於逆豎之手洵可傷也山西河南旱荒殊甚甘肅之慶陽
花定一帶亦因雨澤不勻致歉專恃邠涇採糧備賑恐不濟事本
境之賑宜籌鄰境之糶不可遏綱繆宜早幸與薇柏吉田諸君商
量定局借撥甘餉三十萬兩請飭臺於各省關協款收到時陸續
截畱歸款備用陝西富紳允借二萬餘金應如尊議發還不收惟
勸分爲救荒要務須令盡力輸將以成善舉也節餉之舉裁兵爲
先然辦理緩急要有辨蜀軍旣自請撤多撤可也餘若概照撫
標章程一律恐於軍情未協不若減營爲旂一法尙安
須與雲亭商之正
值辦賑之際不宜紛紜也且俟賑務安畢人情安貼再辦何如俄

土交兵英法雖從中調處而實則助土拒俄俄亦識破似兵端一時尙未能解日本內訌恐局面又將一變山東庫存尙多閻丹初之力文式巖心存大局履新後當與商之

答劉克庵

白逆詭謀仍在北竄接毅齋稟亦以此著爲可慮已照咨和甫將軍西林都護嚴飭金提督運昌迅籌截剿如能認真作事何嘗不可遏其奔衝特慮其做不到耳卓勝軍尙可望其得力頃和甫咨商委運昌署烏魯木齊提督弟已覆准具奏想亦高興也和甫各營難於分支責其前進扼防恐更難恃只好就近布置毅齋兵力頗足以局勢論能截其竄路或俟其竄動挑選精騎躡蹤緊追可

書牘卷十九

六

冀得手然亦非其所願弟雖於牘尾批示聽其自爲酌度未知能否照辦也統籌新疆全局一疏數日後可奉 批回弟意正因餉源枯竭難得巨款故欲收回腴疆以省餉饋與時論正相反若以新疆物力了新疆餉需似尙非不足至人存政舉人亡政熄則天下古今通義亦不但新疆爲然艱難締造之日豈不料興廢存亡之有數乎武鄉克南中不置官設守蓋以其地山谷崎嶇物產瘠薄置官設守入不償出久則益州疲弊更甚無以自存耳若得三秦之地撫而有之東向以爭中原其不肯蠖居蜀土以偏安自畫也明矣部款遲遲或亦有待太府早虛固意中事前此遲回不忍出諸其口正爲此也如洋款能足五百萬兩目前尙足支措不皇

遠慮諺云路到橋邊自然直且雅步埃之

答何小宋制軍

閩中復遭水患殊出意外粵東亦然今歲南潞北旱江南塞外復徧報飛蝗天時人事殊深廩廩歲遇丙丁例有災厄幸揀災卹患各盡其力所能爲者爲之樞邸不從中制猶是列朝撫育遺風可免異患耳時議歆泰西之富強以安常習故爲非策羣思舍舊而圖新卻於彼此情實究少體會卽臺郡近事言之鴻荒乍闢物產豐盈煤礦樟腦本有可言之利西法聽商經營官收其稅故所爲多成國計亦裕若由官先給成本并商之利而籠之則利未見而官已先受其損蓋商與工之爲官謀不如其自爲謀其自爲謀

書牘卷十九

七

也尙有工與拙之分其爲官謀更可知也論者以中國工師不如泰西精巧器具不如泰西利便然金口之煤蘄黃閒之礦亦何非泰西師匠所爲何曾有效可睹且就臺郡煤務而言開辦於同治十三年至今年三月始有井工二百六十九尺許雖已見煤尙難懸擬噸數礦山衰旺無定尙須緝私礦油鐵礦均非機器不能開鑽煑煉尙須由外國購致其造路安爐竈需費不貲見利亦薄樟腦產絀日不如前數年費成本若干得息若干約略指算可知贏絀願欲以不利市秀才作華盛頓乎千萬巨款爲此無益有損之舉將來如何結局時局艱難至此復有此類虛浮議論足以熒惑世聽淆亂是非此誠非意料所及亦祇聽其自鳴自息已耳西事

頗有轉機身在事中不容他有諉謝雖爲眾射之的亦所不辭然
圓視九州其爲同心之侶似不多覲輒悔其間修未極而表襮已
多也摺稿鈔奉大覽密件本未發鈔希閱後火之

與劉克庵

徐崑山提督已遵撤回駐巴西其吐魯番防務應派營前往以便
嵩武之孫提督金彪陸續開拔前進適易提督開俊到營弟飭遴
帶一營并統建威捷營及黃長周三百人精騎馬隊三起前赴填
防較爲穩妥易提督本王壯武舊將老成練達委以鎮撫之任當
期無負此間親軍本可任其選調惟口糧每月四兩五錢難以減
少不如仍從剛毅軍內挑派三百餘名稍多亦可較爲合宜希卽飭遵

書牘卷十九

八

辦爲要

只要哨官
不要營官

一切照譚慎典前事辦理可也所需旂幟號衣

另文咨達請飭照辦其餘器仗鋤鋏斧檟等項則此間均可取資

耳尊函所言彭紹豐弟不識其人頃詢之易提督亦云可用當是
後起之秀田連考有稟來意在赴肅弟批令聽尊處示遵此人粗
笨不曉世故然直率尙有可取弟意仍當畱用元尊之病請諭令
善自調養勿須求退將領中如其樸實能戰者實亦難得也餘容
續布

與劉毅齋

節候新涼大軍刻期進戡各城乘士氣之方銳值賊膽之已寒鼓
行而西振槁拉枯莫喻其易大功告蕞拭目俟之惟思白逆彥虎

狡譎異常由陝而隴而塞每值追躡窮蹙之際輒以先期遠
颺致稽顯戮此時雄師進剿其仍狂故智事在意中化外回番各
國荒僻阻深尤易爲逋逃之藪若新疆底定而凶渠未殲一簣功
虧終非了局意惟廣設方略潛募軍民回番等有能生致白逆者
立予萬金并許擢用其賊黨之能縛獻者亦如之庶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儻能因此而獲則省事甚多其如何密爲曉諭之處惟鴻
才妥爲籌度行之至賊之竄路有三而北竄伊犁尤不可不防昨
已拜疏馳陳請 旨敕各將軍都統嚴爲堵截而尊處亦須加意
兼顧爲妙

與劉毅齋

書牘卷十九

九

蜀軍調駐巴古中間吐魯番自須派營填紮庶孫金彪繼進時不
慮空虛已飭易軍門開俊挑帶一營兼統四營精騎三起俟孫提
督開拔時卽由吐密前往替之子喬本壯武部將老成諳練必能
相安也大軍西進騾馬車馱須廣爲籌備已飭巴古兩局將前發
官騾兩大幫撥交尊處應用可俟其運糧到托卽截畱之肅州新
造之車料乾工實
可耐久昨日已飭歐陽有光帶五十輛徑赴托克遜見
正趕造能以二百輛三套來則幸耳駝隻均飭起廠安西報八月
初有三千隻肅州只一千餘隻哈密巴里坤兩處起廠約可三數
千此外則未知何如矣

答張朗齋

騾頭產自河南購致不易此間雖遣人赴蘭採買價值卅餘兩尙無佳者毅齋所遣之人由蘭赴秦州採購聞亦不能多也弟因上年所採車料乾透者多遂令造車三百輛就各營所繳戰馬挑取軀幹大而臙壯者習練駕車將挑賸馱騾參用之已成五十輛派歐陽有光配駕輕裝到哈密運糧赴吐魯番卽畱吐轉運第二起五十輛亦於數日內可以配駕齊整當陸續遣來三四起尙當稍緩大約八月內三套馬騾車二百輛總可由肅齊解安西哈密到吐魯番轉運前敵若覓騾來吐駕車則勢所不能耳馱隻起廠已飭安西巴里坤古城各局上緊催辦約八月內有七八千可到吐魯番惟今歲天氣太熱起廠不能迅速馱戶有就近起歇者尙能

書牘卷十九

十

催辦其由各馱戶吆回原籍歇養者路遠馱稀不能一律趕到也馱騾一項古城五百頭巴里坤五百頭均飭赴吐魯番交毅齋轉運孫提督新銜關防已飭篆刻頒發甘司引茶行銷口外者名爲坵茶承平時腳價便宜每甌五斤重者或二兩有奇不等此時則肅州茶甌價已驟長至二兩三錢四錢此後恐尙有擡價之日皆水陸腳價太費而節節釐稅又重成本與承平時昂至數倍也山西行無引之茶成本雖尙相當然甘肅每引須完銀三兩此外無名私費一兩五錢計比山西所販私茶每引多四兩五錢故私賤而官貴私暢而官滯如此見擬奏禁佔引銷私尙未知部議云何擬俟滯引銷盡

蘭局所報存二萬數千引

再設法圖之務期商霑實惠而回番

亦受賤售之利至以貨易貨事有難行商恐展轉輻輳民慮價值
低昂均難久遠遵辦似不若照常聽其自便爲愈至茶商有求匯
兌肅蘭陝鄂各臺局者尙可照准耳南八城阿奇木缺尙多調吐
番額敏和卓後裔前往充補請飭奎丞紱查額敏和卓後裔究有
若干是否堪充此選預爲畱意一過喀喇沙爾盡是腴疆繁庶甲
於北路不獨葉爾羌爲然也阿奇木之任關繫地方應由地方推
舉似不拘額敏後人爲是七月十三日惠函所論白逆竄逸實在
意中正兵以外能設一支緊追雕勒之兵渠魁不致漏網洵爲要
論從前辦捻卽是此法尊意毅然以雕勒窮追爲已任具仰公忠
白逆竄路只有三條而北竄伊犁邊界一著尤爲意中所有之事

書牘卷十九

七

近接總署信俄國駐京公使屢以邊界交涉各案爲言於交還伊
犁一事一味支展頃復接塔爾巴哈臺所遞圖爾齊斯坦_俄官等省
總管濟訥喀勒古畢那圖爾濟勒阿達他棍豐棍福滿公文論及
去年你們軍營總統將軍等將瑪納斯城圍攻兩月官軍攻入又
被賊攻出後有回民和順你們軍營總統將軍已許其投降免罪
隨又將城內男丁一千五百餘婦女幼孩數百哄殺似乎可恥以
後大清國尙未安撫數城若聞此信心中變動無有不敗壞者貴
中堂務須加此意於帶兵官員徧行曉諭云云此信前有我們仁
慈皇上旨交圖爾齊斯坦省總管云云似係俄國皇上有旨令其
咨行各處看其情形似以上年瑪納斯之役藉口爲收回伊犁作

勢耳擬卽作信復之

謝其關切之意

一面咨行各處禁止濫殺降眾而嚴

首逆白彥虎之誅將來如追賊至伊犁邊境尤宜申禁擾掠俾纏

回無可藉口是爲至要至白逆如竄至伊犁境內官軍躡蹤追剿

亦宜大張告示曉諭纏回

須用吐回明幹會說話者作通事

俾其安堵如故毋得

驚怖居民人等如非手執器械官軍不得妄行殺戮庶回情易定

而彼族無所藉口高明當以爲然至需用駝隻一千五百頭可卽

於來吐之官民駝隻內分撥與毅齋酌商可耳徐崑山已報於二

十日移駐巴西其建威捷字兩營精騎兩起已調紮哈密將來交

易提督開俊統帶進屯吐魯番如敦煌有警當令此兩營兩起就

近馳援

書牘卷十九

七

與譚文卿

頃見吉田觀察七月廿日來書具悉荒歉成災尊意力圖拯救有

赴湘採買之議今歲各省旱蝗之災爲從來所未見秦中雖屢獲

豐登以救本轄之荒尙虞不給況晉豫紛紛轉販勢難閉關謝客

尤應廣爲籌策以濬來源鄰近各省無可設措湘中年穀順成湖

田尤稔自應早謀採運惟湘米一石僅百廿餘斤擬購數萬石未

免太少湖鄉秋熟尙有湖北商販躉販比委員赴湘恐已落後收

採未必能多則徒指湖鄉採供似不如分赴沅資產糧之鄉

常德益陽

州廣行採訂爲是湖南辦漕向係旂米居多但用礬去其粗糠不

復過確每穀一石可得旂米五斗三四升有奇一礬日可出旂米

二石數斗又裝船不能攬潮集事速而防弊亦易也採有成數卽雇船發運輓轆裝載乃可應急自老河口以上撥船宜早預備雍正年間採湖米成案於丹浙兩水言之甚詳可考而知以弟愚見言之十萬石只千餘萬斤耳恐尙難言寬裕蓋本境秋禾無望晉豫搬運又多旣謀告糶又難閉糶較之尋常迥不同也俗云川廣熟天下足言四川湖廣產米之鄉令出所產接濟無憂不足也似湘蜀兩省均須籌及乃爲得之川米由蜀河口轉般至秦運費雖重卻是一處來源或招商販採運或委員承辦亦宜及早謀之鳳翔岐郿盩鄠及沿渭囤積之糧由官照市價收買自是一策然各處糧價必因此而昂以顆粒皆飯盃中物不如採之境外爲得也荒政分賑給賑貸減價平糶煮賑以工代賑數條嚴禁客販囤積亦應有之義秦民餘糧入窖一事亦宜申禁想均在意度之中救災如救焚救人亦救己無須鄙人曉瀆惟非廣籌糶本不辦非遴選好官不辦伏希留意承借陝庫之卅萬請陸續提還湖南四川米價亦可由協款內劃兌也

與周子巖觀察陳芋生直刺

烏史漫達明白馴謹本所深知此次銷貨後卽飭俄商迅速歸國尙爲合體尊處商辦此事亦極曲協機宜殊爲浣慰惟來牘內必須認爲中國哈薩一層未免誤會哈薩一種有分歸俄國舊隸中國之分其已分歸俄國者卽應以俄人論無強其認爲中國所屬

之理見遵 旨查辦塔爾巴哈臺案件咨委李雨蒼及札飭劉牧
祥匯前往卽是區別中俄地界爲人隨地歸以符原議起見何嘗
欲俄屬哈薩認爲中國哈薩自紊其例哉子巖來牘有同傳鎮赴
綏來一行之說此函到時或已返古城希卽馳報以慰懸系俄商
銷售何色貨物獲利若干又其國爭土耳其戰事勝負有所聞否
希便中示知

答劉克庵

奏撥滇銅鼓鑄昨甫據司詳覆奏緩行未便卽易其說如此片經
部議駁或從新籌辦尙可烏魯木齊錢價極賤能設法疏通俾令
漸至內地殊爲便利惜未能也易子喬本湘軍舊將鋒銳不足穩

書牘卷十九

西

實有餘令其坐鎮吐番當期無負此間就募者多弟飭緩收擬從
剛毅軍詢其情願出關者選三百人成一營并統建威捷營及黃
長周衛隊一營精騎三起

均由兩營併成一營

前赴吐魯番尊意已委胡祥

勝挑募自期妥當惟幫辦則須渠自擇弟未便下札恐其不合手
反爲不好也劉守思詢尙未見到蔭渠長君也廿年前蔭渠江西
失利思詢在家

時年前

得報卽帶勇五百馳省其親每戰必騎馬

在其父前人問其故答曰槍子來則當之不至傷其父耳弟言於
駱文忠保以府經縣丞詳以入奏蓋哀其志然究未一見俟其到
當令入木城內親教之亦蔭渠意也元尊樸實能戰亦頗知人病
由積勞所得當屬其善爲調護省署寄到藥包蓋猶威兒病劇時

寄歸未到而半道遞回者弟未嘗啟視也昨啟視蔭桂阿膠均尙完好如元尊需用當分貽之田連考回秦仍帶馬隊土勇甚好人固有可取耳部款次第頒發計八月內第一批可到陝餘則九月末十月初可以到齊洋款尙未得雪巖確信想不至荒唐閩省協餉盡被洋防佔奪何小宋早有函告無如之何湖北川鹽只准限銷一半利源已減不能如從前協解晉餉則因旱甚不能協解弟幼林方伯疏原有緩解之說想部議亦必照准也今歲災害并至爲數上百年未有之事天時人事四顧茫然陝西被災甚寬接壤之晉豫不但無可採辦且商販紛紛來秦搬運勢難禁阻文卿中丞議於湖鄉採米辦賑原是無可如何之舉雍正年間亦有轉

書牘卷十九

五

楚米來陝之案於丹浙兩水籌措甚周自可仿辦此外則由蜀河口轉運川米亦應籌及已函商文卿中丞矣以事理論陝西屢年豐稔民間元氣漸復雖今歲旱災夏收頗歉然就近採買不致賑糧無出惟關隴民俗餘糧多入窖深藏輕易不肯出糶茲值晉豫紛紛告糶故藏匿愈深非一面向川湖籌採一面向本地勸紳富捐輸一面定價勒採不可至慶陽合郡與秦風同春間糧價尙低何至境內採糧亦虞艱得據楊大年說其俗亦喜窖藏糧價昂則入窖者愈多似宜一律查禁乃可破其慳鄙弟擬捐廉萬兩以爲紳富之倡陝西七千慶陽三千聊備採糧之用陝西交藩臬慶陽交魏道收存籌辦陝官應令捐輸甘官但令隨意書捐可耳紳富

亦然但能多辦糧食則接濟本省外亦可聽晉豫採運不必過糶也聞鞏昌亦苦旱秋種未能入土不知然否此外雖間有歉收尙不失爲中稔西路甘州大熟涼郡亦好肅州秋禾甚圓滿土人云夏收可五六分秋收可七八分高臺則尤佳關外安玉哈密巴里坤均稔古城以西稍減吐魯番收成亦好凡蝗蝻飛過之處均未害稼金塔有烏鵲食蝗之異宋得祿營前荒地產瑞穀一穗兩歧聞新墾地畝亦間有之中秋前後均可登場矣新疆大局漸有幾分惟白逆未了由伊犁北竄恐非和甫諸軍所能攔阻若縱其出柙則北路益震此賊志在希蹤擒匪飄忽伺間乃其慣技弟所慮者在此又俄人頗戀伊犁之饒近與總署以近邊數案爭論不休

書牘卷十九

六

意在延擱交還伊犁原議若白逆不除彼將居爲奇貨恐不免以此肇衅也張朗齋急欲挑選馬步兩千親率躡追弟壯其志許之然尾追不能攔頭終恐難到手據前敵各軍傳說白逆黨夥不過一二千尙有說只贖數百者然飄忽之賊愈少愈難蹤迹收拾爲艱北路廣漠無垠頭頭是道窮寇捨命狂竄非復甕裏捉鼈之比洵可爲慮故弟於劉毅齋處亦切屬其於進兵時設法截其紛竄未知能否照辦關外雖無惡戰然白逆一日不除卽一日不能作無事想恐尙須增調後路勁旅以赴戎機故弟意必俟白逆一股速了乃放心撤兵也陝辦荒政所借之三十萬兩已允陸續歸款部款頭二批必當清還此項其各臺局息借之款一百一十萬亦

須及時清還以踐前言而留後路是部款尙不足開銷欠款也洋款頭批只二百五十萬而遣撤卽須一百七八十萬所餘已無幾矣祇盼其續批解到始供採運及前敵軍餉轉瞬數月又不知計將安出 廷議歸重洋防雖竭力籌應邊餉卻亦厭其煩數明年入夏以後又非請餉不可請餉不能卽到又非各臺局商借不可懸軍以勤遠略而無的餉應手任如何騰挪敷衍總無從容之日弟意撤兵之舉須作兩次分兩年辦理乃可稍延清歡尊意截清欠餉隨撤隨招庶餉節而兵亦可期其精實誠不易之策劉簡青旣以速撤爲請可先行之此外或全撤或撤其數營總以數十萬兩爲度可無迫促之患如天之福賊氛盡掃饑荒事畢或有漸入

佳境之想耳

與譚文卿

前函商略賑務計可達覽委員赴湘採買米石本萬不得已之舉然鄰省荒歉無可告糶而又不能遏糶則遠求之湖鄉由水次陸運備賑尙是一策前函所言蜀河口採運川米是否可行卽不委員前往亦可廣招商販試行糧源宜多方求之爲是本籍宜禁閉糶禁窖藏連稔之餘斷不致如晉豫之枯竭也綏德搶案宜辦不究搶案不辦搶犯則有糧之家亦不敢出糶辛稼軒荒政有閉糶者配強糶者斬八字正是救饑古法宜仿行之辦荒總要得人弟素知瞿丞良份廉慈可信紳士如徐守章佩

涇陽師之孫已保留甘知府

篤謹

懇惻皆可用也。瞿在荊紫關請卽調之。徐則弟當遣其前來辦賑。宜多用紳士鄉黨自好者。多以利濟爲懷。派以賑事。必肯盡心。勝於末吏多矣。

答金和甫

收還伊犁辦法甚費。商量非審知彼已情實。明乎因應之宜。從容以處之。不可也。來示俄人欲不踐前言。則失兩國舊好。於理又難。爽信欲踐前言。則棄歲斂重利。於心有所不甘。數語透徹。彼人情事論其歸結。不外通商互市。索酬兵費兩端。要之得寸思尺。卽兩者均如其意。予之仍未必爲贖足之道也。大抵俄人代復伊犁。本非公義。彼旣以大國自居。亦何嘗不自知其失體。觀於置兵少而

書牘卷十九

五

斂利多。其無久假不歸之心。固可概見。此時烏垣瑪納斯旣下南路之師。又極順利。局勢與前不同。交還伊犁。彼將何所藉口。故近數月來。布使雖以交涉各案。屢向總署辯論。不過藉挑剔各案爲支展之計。而於此事始終固無異詞也。愚意此時若急於索還伊犁。彼人必更挾以爲重。且駐伊俄官本非該國大員。交還與否。亦非該俄官所能擅主。仍須由總署與俄國駐京公使計議定妥。行文知照。外間始有遵循。若尊處與駐伊俄員先行商辦。無論徒滋議論。於事無濟。且慮紛紜。輾轉致啟論端。翻爲不好。弟前函呈總署。請轉告布使。彼此應擇明白正經之員。會同商辦。意在清結各案。并議收回伊犁。再由總署與之定議。然後施行。庶免紛歧。而邊

務始可以漸而定也俄人惟利是圖其邊界各員均思藉端要挾爲求贏之計不但此時收回伊犁大費周折卽伊犁收回以後仍不免議論橫生我所以待之者修明軍律寓折衝於談笑之中俾強鄰漸識兵威不復萌狎侮之念彼雖中藏叵測我姑導引善機俄人之道也見在伊犁之滿蒙索倫錫伯漢人固宜開誠撫諭令其安堵如常卽纏回土回心懷疑懼者亦令其知 朝廷用兵本意重在安民無聽謠言自生畏怖遇各色人等來內地貿易者皆善爲撫慰并將瑪納斯之旋降旋叛自取滅亡安集延之負固不悛自斃內亂詳爲開示俾其自相傳說以釋羣疑久之人心渙然

書牘卷十九

九

怡然自有脫離虎口惟恐不速之意彼旣脅取重利以斂怨安能邀結眾志以成城此待伊犁各色人民之道也如此則無索還伊犁之事伊犁亦將不索而自還屆時議互市議酬勞亦易著手彼旣以交還伊犁爲眞我卽認以爲眞并以素重信義之譽推之彼旣講條約我卽按照條約與之講說以寬厚之意出之總不令其有所藉口至兵力強弱實際固不以俄人之評論抑揚爲定我亦不必以示強示弱爲心但申明紀律整齊隊伍操練技藝嚴爲戒備靜以待之其偵探各色人等所說彼中情事兼聽并觀不必輕信一面之詞致添疑障主見旣定自然因應咸宜斷不可挑釁生端貽害大局想老謀深算必有以處此七月初十日馳函奉達以

白逆一股有俟官軍逼近卽由北路紛竄伊犁綏來昌吉各處之
耗請與西林宮保預籌截剿十九日拜發南路官軍剋期進剿應
防賊蹤紛竄一摺廿日鈔稿分送尊處及西林宮保想已先後得
達鄙意以西林宮保甫莅新任於地勢賊情容未盡悉且於新撥
之營或難驟悉仍仗鴻才主持調度以竟全功想偉抱公忠籌之
孰矣

答英西林宮保

連奉兩函敬悉行旌載吉杜躬安康至爲慰幸頃復奉濟木薩手
書知弟七月初十日一書已達台照所論白逆蹤迹東北兩路均
在意中洞如觀火實深欽佩愚見賊如東竄則後路布置尙可就

書牘卷十九

三

見在局勢調撥堵剿若北竄伊犁邊界轉竄各處

昌吉綏來

則後患方

長恐非一時所能了結科烏各城兵力單薄足啟戒心又恐俄人
居以爲奇致煩脣舌所望麾下與和甫將軍預爲堵剿以竟全功
金景亭馬步尙是整支勁卒麾下指揮若定當無難迅掃餘氛一

慰宸廑至和甫撥歸調遣四營本尙可用其糧原由該各營採

辦餉章已定亦無甚難處耳前得和甫將軍來函并錄示伊犁探

報似駐伊俄人頗有刁難之意將來收回伊犁一事必費商量屢

見總署與駐京布使辯論各事其意無非爲交還伊犁作勢卻不

露不肯交還一字此事必由總署與布使定議行知外間始可憑

以照辦自無須與駐伊俄官商議以省脣舌之勞弟復和甫將軍

一書錄呈台覽伏希有以教之要之彼人非有所藉口亦斷不能自易其說我之情理盡到十分彼亦不能不講情理不宜挑釁生端致難了結想高明或以爲然

與曾沅浦

今歲旱荒晉爲最甚豫卽次之秦省夏收旣歉秋種未能入土雖屢得雨而土渴已久不獲霑潤之益渭北漢南及延榆綏所屬飢民掠食之案層見疊出蒲城刁匪竟致戕官文卿因儲蓄已空無處告糶擬於湘鄂採米接濟本無可如何之舉然除此實亦別無辦法甘肅則慶陽鞏昌與秦相似餘尙小稔惟轉運只恃車馱百斤百里需四五錢尙苦難於雇覓糧食重贄不能通流屈指見新約須三百日內外尙不知青黃不接時是何光景關外飛蝗蔽天尙未害稼糧價尙未長差爲慰幸協餉各省非旱卽澇殊爲失望然救災正急自顧不皇亦何敢稍涉迫促擬請 敕部分別寬緩求卽此心所安貴治旱旣太甚固不待言耳

與劉克庵

陝事紛紜日甚祇切殷憂得潼商謝道稟知李令入蒲人心漸定仁勝蜀軍聯翩而至匪勢自衰此時但得賑糧應手飢民有食秋霖普降冬麥播種局勢可望轉機惟糧路遠莫能致賑期遙遙將來尙不知如何已函致文卿中丞於部款到時每批截畱十萬以備糶本一面諭令秦人商於蜀者捐賑糧以救桑梓之急未知能

照辦否秦人痿痺殊甚公事乏人出頭辦賑非正紳相助不可閭
丹初不知可迴躅而西一紆鄉邦急難否弟遣徐訥庵章佩回秦
聽中丞差委其人敦厚持廉於賑務相宜但非敏幹之才也瞿丞
良份荆關委員廉慈誠篤心存利濟實有可用亦請中丞調之用官辦
賑亦宜多用正紳相助惜於秦中士君子未能徧觀盡識也老兜
如有所知請告知文卿爲要慶陽必應早爲畱意午莊只圖自顧
未嘗合全局通籌殊失所望以被災論甘輕於陝賑務斷不宜存
畛域之見請詳以示之洋款因前有息數參差奉 旨查明覆奏
雪巖慮其中變請弟分別奏咨以釋羣疑已如稟具奏縱如期到
手亦須先還積欠各款以踐大信此後洋款不准再借非議借華

書牘卷十九

三

款別無指望統計部款洋款雖有六百廿萬兩而除清還各款及
目前急需外所餘不過四百萬內外明年春夏斷不能開口請餉
專盼協解各款源源接濟勢必不能興思及此頗爲焦灼前奉惠
函擬爲請餉撤募之計極知爲省便良圖而無如事勢實有不可
況見值奇荒年饑而用不足尤未宜輕議及此致涉紛紜鄙意除
簡青所部已有成說只好將就照辦外餘均置之不問卽白彥虎
一股了結完畢亦當以漸圖之爲是高明以爲何如

南入城當在
明歲夏秋間

了畢彼時英法兩
國尙不免有事

答譚文卿

陝省情形遽至於此良深焦慮所辦刁匪擬痛洗鹽灘窟穴以淨

根株免其嘯聚飢民致滋他故自是正辦但須苦心分明不至波及良懦爲要向來各省遇有偏災地方痞匪往往乘機掠食或至釀成事端故荒政救饑必先治匪茲幸指揮所及倡亂首惡多就擒斬民心漸定急宜速辦賑撫以卹災黎譬猶良醫治病外邪漸退清表之中兼用扶元諸品乃可期其康復如常過服峻利之劑非所宜也聞富平東北鄉一帶尙有大股攻奪堡砦擄掠抗捕之事愚意一面勦捕一面散賑庶災黎就賑四散匪徒無從裹脅大局自可救平救災如救焚不能俟之匪平以後高明以爲然否如謂距明歲麥秋尙八九箇月爲日甚長此時放手辦賑誠恐後難爲繼雖本是題中應有之義不得不預爲籌之然今歲奇荒實出

書牘卷十九

三

意外見在舉辦賑撫已嫌其遲若再稽延誠恐雅步救火莫及燎原之勢也湘蜀採米遠莫致之河北各屬近日本地購糧無多價亦甚昂其中如有閉糶窖藏之弊自應速飭訪查究辦渭水以南官私尙有存儲當速籌移粟以救燃眉辦荒宜撙節尤宜放下未可憊懣從事致多延誤向來各省荒政均派委司道大員督辦陝宜仿行以重其事亦免貽口實之一端吉田觀察似可勝任歷來賑務以江浙爲最優吉田固多所聞見也大紳如閻中丞張方伯應卽禮致爲士紳倡見存的款除甘借之三十萬兩屢請劃撥歸款外不能不藉助本地紳富捐輸秦人慳鄙性成必應勒其盡力輸納勸分本荒政一端損其餘粟餘財以救桑梓之急誰曰不宜

惟必先由官捐爲之倡先辦賑以爲之勸乃期濟事希卓酌行之
涇平之糧已早飭司道禁止遏糶料不敢違承示將來須洋款通
融一節弟自當隨時酌量平生遇事所當爲從未敢略分畛域況
秦本兼轄之地乎再今歲災務迥異尋常買楚米五萬石未免太
少趙福元尤不足用
集糧辦賑勸捐諸宜早爲之所有借款三十萬可以劃提應急應
卽放手開辦一面勸辦捐輸以期接濟諒無竭蹶不了之事若過
於顧慮翻恐於事無及而怨讟繁興所不免矣

與金和甫

西林宮保晤面時計已將地勢邊情詳悉告知矣毅朗兩君先後
繼進弟已請其加意料理賊如竄動亦必躡蹤追及可收夾擊之

書牘卷十九

五

功聞賊黨能戰者無多惟眷屬老小則數倍於悍黨若舍賊眷不
誅專注意眞賊或易到手前由尊處遞到俄國圖爾齊斯坦等省
總管公文一件比飭筆帖譯咨覆查其來文意在譏諷本可不
答惟文內有俄國皇上旨交字樣如不作答彼或有所藉口故仍
以公文咨覆鈔稿奉達圖爾齊斯坦地方聞距伊犁不遠來文未
知由塔爾巴哈臺轉遞抑係由伊犁徑遞尊處轉遞此件覆去公
文希照來文發遞

答劉克庵

秦中旱荒甚苦文卿中丞亟圖賑恤而未敢放手者約有兩端一
則災地太寬庫款有限一則賑期太久接濟維艱不得不慎之於

先耳薇柏諸公無敢銳然自任者吉田雖有憂煩之詞而除卻挪
用西征見銀外亦不敢別展一籌也廿七日復文卿函言之頗詳
飭鈔奉覽竊意此時宜預籌者採糧一事湘蜀宜兼籌採運固也

以湘人仕於秦者辦湘中之糧以秦人商於蜀者辦蜀中之糧

亦須十萬石除實銀外并多攜捐照前往或可濬糧源而資接濟聞郎

襄一帶得霑時雨收穫頗豐此間亦可設法也前借三十萬兩弟

已疊次函致文卿并飭司局劃提歸款此外除勸紳富之捐別無

良法荒政首重勸分而秦人偏喜慳鄙無可如何自非分兩種辦

法不行兩者維何一勸捐一勒捐也勸以行之君子勒以施之鄙

夫出其有餘爲其市義何容其煦煦子子爲哉秦中同事諸君不

書牘卷十九

聞於採糧勸捐兩事加意籌畫而徒欲速賑以顧目前其於辦賑
條目亦未及詳議所盼者總督所借之洋款不知此洋款者尙未

足恃也可嘵矣哉總署信來尙未提及而昨奉諭旨鈔示郭侍郎與英人議尙有許給喀什噶爾事幸英聞帕

夏死尙在遲疑未決耳覆疏明當拜發再鈔稿奉覽文卿前函亦有須挪洋款尾批之說弟

亦允之但幸此款到手始可分撥前與兄議撤勇減餉之策卽兩

年兩次分辦尙有不能李荔友仍須畱其坐鎮秦蜀隴三省所藉

爲屏蔽也此時局勢未定一切須持之以靜想高明早鑒及之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前接奉七月十四日鈞諭祇悉一切烏城拷打俄人薩哈賴一案
彼國注意在烏城官員不應拷打俄人而置正案於不顧故將犯

釋放以爲抵飾之計既當時未取正犯口供卽據以定讞在我亦有不合則姑將正案擱開且問他烏城官員不應拷打俄人應如何處分如易了結似亦可置正案不問也至西路邊界未結各案彼不過藉此支展爲遲交伊犁之計大約各案亦非難了非得些便宜彼必不肯歇手卽將來交伊犁議互市尙有多少波折幸若輩眼孔尙小又要顧惜大國體面較之英國微有不同耳十七日鈞諭塔城試辦租稅與約章不符已將節略及布使照會鈔寄李兩蒼屬其詳加訪察先行告知以便轉呈尊覽計其行程不過甫抵烏垣也近接俄國圖爾齊斯坦等省總管官咨文譯漢閱之無甚文理大意以上年瑪納斯之役官軍不應殺降詞氣頗有奚落

書牘卷十九

美

將軍總統之意似尙不知榮侯已撤和甫已補將軍也其文由和甫處轉遞卻未與和甫信所稱總統當卽都統之訛本擬不復因彼來咨有其國仁慈皇上旨交該總管字樣故遂復之又接和甫信擬交卸都統卽赴塔爾巴哈臺接將軍篆其中言伊犁事頗悉未免視之過輕適發信後旋得宗棠所遞請防白逆由伊犁出竄昌吉綏來函牘前言已作罷論計奉到諭旨則庫爾喀喇烏蘇之行可緩而於接收伊犁之事不至冒昧矣謹將復和甫信稿及來信復圖爾齊斯坦總管咨及來咨一併鈔呈尊覽是否如斯伏乞鈞度示知

展誦惠箋敬知湘中低鄉豐熟晚稻有成歡慰無量歲星所莅感
荷同之今茲旱潦蝗蝻徧天下獨吾湘幸尚無他知恤民之隱
感召自神也秦中旱災與晉豫略同不但告糶無門且亦不能遏
糶文卿中丞乃有委員赴湘採購之舉明知水陸轉運勞費難勝
然值此時艱別無良策且丹浙雨水涸甚尚盼雨雪及時乃資浮
送人事之難至斯極矣甘肅情形除慶陽一郡與陝同災此外夏
秋兩收牽算尚及半稔見亦舉辦荒政關內外蝗飛蔽天幸只囓
草不傷禾稼亦緣黍地荒蕪草多於禾耳可嘆可嘆吐魯番收穫
如常轉運有資可免飢潰八九月內聯翩西發冀可因糧於賊筠
仙侍郎倫敦奏事似不免爲英人朦蔽頃奉到 寄諭并鈔示摺

書牘卷十九

七

稿已據實陳覆矣郭昌猷頃來肅稟到弟飭其遵命回湘渠意未
敢徑決嗣求只詣轅免返故里弟遣人諭意并給文令其齎投始
欣然規往洵可謂大愚矣希有以處之

與金和甫

李雨蒼之爲人麾下所知也弟念其性氣伉爽潦倒半生頗思有
以振之近復因其熟悉邊塞情形委赴塔爾巴哈臺查辦事件恐
其未能周密詳慎或有率忽粗疏以致蹉跌故復委劉牧祥匯與
之同行可資裨贊亦實所以愛之雨蒼未能體會出關以後聞卽
分道揚鑣大有同役而不同心之意殊所不解麾下晤面時當能
知之此君舉動離奇語言尤多不檢請勿輕聽爲要前途各知好

處亦乞轉致弟於委查各件亦只令其據實陳告未嘗許其下斷語也已於摺中及之矣

答浙撫梅小巖中丞

承示浙紳爲薊泉中丞懇 恩賜謚業經入告計可邀 允令名維何乞并示知弟與石泉克庵入浙嗣調薊泉共事一方其才氣無雙當時亦已入奏不圖未見其止常用惋惻易名之請出自閣下弟可免自紊其例亦避黨同之譏佩慰何既

答張朗齋

和闐人孩立木等遞葉爾羌伯克稟詞尙爲明晰與弟前疏所陳大致相符其言帕夏死狀服毒顯然而郭侍郎倫敦英國都也上總署

書牘卷十九

美

書據英人言但稱病歿則爲之諱也帕夏死臚部內亂似海古拉爲回所截殺一說不確郭侍郎未有所聞總署接見英人則言帕夏及其長子均爲其奴所殺亦不甚確而其部內亂則已無疑大軍西進能將白彥虎了結急趨喀什噶爾勦撫兼施自易了結英人奸謀自沮郭言英竟欲取喀什噶爾爲印度屏障可惡之至惟自吐魯番至喀什噶爾

程途四千里又須於各處小作停頓又將何法速之耶毅齋聞於八月十九日啟行計前隊已取齊候進一過開都河便有戰事如白逆竄動自當躡追猛擊能得此首逆則大致已清再於庫車阿克蘇辦齊糧食直下喀什噶爾乘其內亂未定英夷未到之先收拾整齊大局定矣麾下繼進肅清餘孽安辦善後可收全功遇換

防舊營及安集延舊部來歸者可貸其一死暫觀後效若輩感荷再生當無敢復萌異志事定之後再分別辦之亦尚未晚也毅齋進志甚銳如白逆定計西竄則庫車阿克蘇一帶總可追上麾下在後安撫經理善後一切事宜最爲緊要未宜以搏擊爲功辦理善後文武各員均應聽麾下調遣委用弟處當酌派數員前來以資差委

答譚文卿

接八月二十一日惠函具悉一切糧源專指湘中尙虞不足川米自當籌及近聞鄖襄尙稔亦可購運以裕來源至慶陽董志原向本產糧惟近時不及從前亂後人民稀少荒田未墾者多今歲秋

書牘卷十九

无

種未能入土恐存糧僅足畱供地方之用無多出糶已飛飭平慶涇道嚴禁遏糶矣口外牛犂產糧自應儘山西採運聞其地向不望雨與甯夏北路相似或者今歲旺產亦未可知至涇平所屬年穀尙豐早飭寫定存穀餘聽陝採矣慶陽災與陝同除捐廉外只辦官捐不及紳庶蓋本無富戶也陝西紳富足救陝饑而有餘無如其慳鄙何恐非勒令承捐不可弟已形之章奏明知廷意殆不謂然然不可不使其有所憚也八月缺雨冬麥未能下種最是可憂大約有井之處或勸行區種之法或勸種菜皆宜籌畫及之與劉克庵

得文卿中丞書知陝西荒政已有頭緒民心漸定殊爲慰意文卿

意欲調周雲仙赴陝做知府具見爲地擇人至意想已有信到尊處請與雲仙商之如肯就招則必多所全活亦無量功德也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九月朔驛遞一函後五日奉到鈞諭并鈔示各件謹悉一切俄人藉交涉各案爲緩交伊犁之計和甫未知其詳遽擬收還伊犁圖顧目前不復籌及全局前得其書頗以爲慮頃讀飭鈔覆之件知指示周詳和甫當知遵循矣俟得其回信再以奉覽李雲麟行過古城亦聞俄攻土失利抽調伊犁俄兵之耗大約所聞者俄攻東印度時事至郭筠仙倫敦發信所云俄拔克斯登吉城直指土京英將援之之說此時中土固無所聞宜和甫之躍躍欲試也無論

書牘卷十九

三

新疆北路兵事未必足恃卽令確有把握亦無須舍堂堂正正之旂爲乘間抵隙之事縱目前因事就功將來更難了結也交涉各案正在查辦其俄商被劫一起見准和甫查覆與俄官所聞情節迥異已飭李雲麟再查以期慎密和甫一咨兩函謹先錄呈鈞覽郭筠仙倫敦所發電報言喀什噶爾之阿古柏及其長子均被其將官多拉所殺遂得其位英國以此信爲確并云阿古柏次子未必允多拉篡位恐因此致亂等因謹案帕夏在庫爾勒畏懼服毒自盡係四月初十日內外事確鑿無疑頃接張提軍曜鈔呈和闐回子呢牙子等稟所稱耶胡普死狀與從前所聞服毒自斃無異呢牙子當時尚在庫爾勒見聞自確惟所稱第二箇兒子海古拉

就跑開了與前報庫車阿克蘇薩牙回子半途截殺不符亦照鈔奉覽大約安集延自帕夏死後所部內亂亦屬確實至其長子次子已死與否則尙未知其詳英人於帕夏之死但云病歿此又云阿古柏及其長子均被其將多拉所殺無非爲帕夏憂懼服毒諱言之耳所以欲爲之諱者意在佔喀什噶爾爲其保護立國耳若以見時實在情事言之彼將何所藉口乎飭鈔八月十七日與傅磊斯問答各條義正詞嚴足令若輩心折中如今日坐落一段切中情事罕譬而喻無待煩詞竊意英人此後或不以此饒舌佩仰何言比摘錄馳告劉錦棠張曜令識此意俾無失詞也再白逆一股將來敗竄何路雖未可知然由庫爾勒至阿克蘇皆與伊犁連界賊遇官軍追急覓路潛逃是意中事七月二十七日尊處與布使柏繙譯已將此節說明柏不以爲然但云可行文知照圖爾齊斯坦總督自能設法宗棠竊以賊竄見無消息未便先行文俄官比其確竄伊犁而後行文亦苦勢不相及擬不照辦但函致劉道張提督於躡蹤緊追時各持裏乾糧勿稍驚土回爲要請於奏報到時向布柏一言

如白逆未竄伊犁自不必題

可否伏候鈞度

答劉克庵

重陽得初一日來書具承所示秦中旱饑經文卿分別辦理乃甫就緒亦緣其地人心人才均近厖雜兼之猥鄙而吏事又驟難振作有以致之卽如雅片不禁城鎮菸市甚賜鄉村罌粟徧種茶務

不辦皆因循之效所可觀者此時敷衍苟顧目前恐將來不可復治謬忝兼圻每一念及如芒在背也慶郡賑務以本地之糧賑本地及新歸與遷來農民似可有餘司詳官捐已及八千弟意可分給各處被災地方賑種之用高明以爲可辦乞與司道熟商之紳富雖少然秦州腴區及各處亦尚有可勸者勸捐義倉以備青黃不接時賑貸減糶其可也

周受二釐減丁糧秦州每年實減至七八萬藏富於民已久此時勸捐義倉有

何不秦中宿麥未及播種已種者不能出土殊爲可慮此時亟宜

仿照陳文恭公撫陝時救旱之政行之開井一法是崔前中丞紀已行有效而文恭奏請照辦者鄠縣名儒王豐川先生當時亦極以爲然并有區種一說與鑿井同爲救荒善策以陝中名宦鄉賢

書牘卷十九

三

遣法救陝西之災地利人情均無不合施之於今以工代賑費不外籌尤爲便利而此法一行秦中可永無旱荒之患矣見擬飭陝西司道會籌舉辦另檄咨行摘錄成案以示秦中官紳俾各師其遺則庶其監成憲而罔愆乎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惜以年老健忘未克早舉以示之耳見飭速寫發刻數日後卽咨達冰案也

與譚文卿

數夜因嗽失眠枕上偶憶崔陳兩巨公及王豐川先生所論開井區種兩法亟飭檢閱舊本幸劉考軒太守及寬兒行篋均帶有經世文編展視如遇故人謹行陝西司道諸公并咨冰案今之視昔舊病或宜舊方擬會台銜出示并刻小本分給各士農勉力爲之

似實無損而有益以工代賑費不外籌民顧其私不急自勸揆之事理罄無不宜想高明必以爲然但願官紳實心實力圖維不以公事視之如營其私自少流弊耳

答劉克庵

甯夏之糧大約於晉尙宜聞見在中衛大米運晉者不少蓋由水路舟送包頭再由包頭轉般內地尙易爲力若陝則無水路可通也秦慶平甯涇等州郡糧不過糶亦可分潤秦中也甘州劉守稟外來糶糧者多糧價陡長請禁糧石出境弟意穀米原貴流通不宜禁遏惟奸商囤積以爲待價居奇地步則斷不可准午莊來稟頗有體會當不倒紉嬰孩昨有飢民逃荒赴肅者數十口詢係鳳

書牘卷十九

三

翔土著及山西湖北之人其中有眷屬者祇一戶聞後有續來者已飭道州安插開賑將來人數稍多當指荒絕地畝令其承墾也撤營之餉計只二十萬兩外尙可通融周轉洋款之摺計日內可奉 批回如此事辦成樽節支用猶可敷衍部款頭批計已到蘭餘亦可陸續收到乞速撥大批前來以便酌發關外各軍之餉及各局採運之費緣交冬以後冰凌凝結不便車驟行走欲趁早起解一二批耳沅浦與弟本無齟齬昨因餉事似不免芥蒂蓋由兩蒼造語言有以致之沅浦尙未覺其詐忠耳各稿已閱悉斷不與

辯

與金和甫

七月十七日奉到 上諭并總署摺稿 命將新疆與俄人交涉各案就近妥爲籌辦當曾轉咨冰案計已達覽其交涉之案一係榮侯張貼告示激伊犁人不遵俄國之令此事弟處未得其詳尊處相去較近當易得其原委務乞查悉速行示知并請將其示稿鈔錄一紙附寄爲要榮侯已飭回京此節自易了結也再俄爭印度與土耳其戰於東印度先勝後挫俄旋集兵直擣土耳其國都土人險阻盡失勢殊岌岌英人擬發兵援土耳其此總署所得英國倫敦電報也前得雨蒼古城來信聞俄兵失利有調駐伊犁俄兵之說似尙是指東印度事言嗣後俄兵獲勝宜邊塞未得其詳也尊處想尙無所聞大抵疆場之事總要自強不管鄰敵之強弱

書牘卷十九

三

亦不在一時之強弱總署鈔示復尊處信指示明晰計 廟謨已定矣幸卽恪遵辦理得毅齋八月二十日來報白逆壅開都河水寬數十里以阻我師已馳赴前途察看地形尙未得其續報由喀喇沙爾至阿克蘇二千餘里處處與伊犁毗連恐將來竄路不免假途伊犁耳

答英西林宮保

和甫畱銀六千不足四營一月餉數然以彼處向章只發鹽菜銀計算則已够數月發款弟所以請照土勇章程開支者原欲其自行採糧供支免致藉採運擾累民間耳未奉尊示之先已飭古局發日營三月兩關餉銀一萬二千兩解由尊處給領以關內土勇

發餉章程比較則此尙爲優茲承函示挪借二三萬兩無以應命因飭古城暫於採運項下勻撥一萬兩以應急需俟有餉到再由弟解還填款亦無可如何之舉也至米麥一項則該局見須支應景亭全軍兼灌運劉毅齋全軍今歲新採只一萬石勻撥維艱且運腳亦難於覓雇方命之咎伏希鑒原長道於委查各件祇持兩端從不肯下斷語已改委周道崇傳署理道篆其人謹慎廉樸則弟所素知耳得託仁幘希有以教之榮令糊塗不但因案應撤徐牧署綏來或期勝任惟部章直牧不准署知縣須改署爲代方免部詰俞牧孔署副將自應撤訊頃接和甫咨送摺稿已請尊處審訊想秦鏡高懸自無匿影將來奏結是否會銜應聽尊裁王洪順

書牘卷十九

三

爲人弟不知其詳武魁亦然希隨時察酌弟不能贊一詞也

與胡雪巖

頃接總署九月初二日復函知前摺已奉 俞旨并已照會駐京英使轉行暨徑行各海關督撫照辦所有來函及鈔摺均飭鈔奉覽大約都中九月初轉行旬內即可到滬此事極承樞邸照護得免歧誤然亦大費周章矣希卽迅速提銀解甘以濟急用爲盼前敵諸軍八月杪已進抵喀喇沙爾能將白逆全股了結則八城可傳檄而定耳

答劉毅齋

得八月廿九日所發公牘具悉馬步各營齊抵曲惠分軍先由開

道繞襲賊後正兵由大道扼賊之前觀蓋籌之周密卜狡虜之就擒未接捷音先爲浣慰白逆不過盜賊之智於眼前地形兵勢尙能窺測一二至數百里外盤局非所能知此次兵由兩路同進出賊意想之外斷不能兩頭堵格只要庫勒纏回有糧供應余提戎等穩扼橋頭正兵過河縱橫蹀躞卽如甕裏捉鼈翹盼捷書日夜以俟此賊一除師行無阻哉定有期惟喀什噶爾一城英人久有覬覦之意早經總署峻詞卻之觀此次向總署辯論猶以喀什噶爾爲無主之地足知其奸謀海古拉中道被回截殺之說旣不確未知其究歸安集延故土抑仍在喀什噶爾若逆豎猶活英人或謀挾之以爭喀什噶爾亦未可知惟我發兵恢復舊疆與英何涉

書牘卷十九

美

總署信來樞邸於八月十七日接見英使傅磊斯梅輝立等梅問此事可辦與否樞邸峻詞折之結尾并云此事見在不能定局卽將來所議如出情理之外亦斷不能辦蓋謨謀已定不過畱一活筆待外間自辦耳至地不可棄兵不可停弟已於前疏切實陳之六月十六日具奏十日行知想早接到已蒙 鑒允矣其俄人藉邊界案件與總署辨論不過藉端支展爲緩交伊犁之計和甫將軍聞俄兵攻土耳其失利頗有乘機動作之意不知俄復大舉攻土直指土京已奪其城英方擬發兵援之俄勢并未弱也弟已函商切戒妄動總署亦有回信詳示之矣將來雄師西發或英人向尊處饒舌一切照弟六月廿九日所致尊處函處之可也

答劉毅齋

喀喇沙爾庫爾勒兩處賊已先遁僅賸空城官軍旣不能因糧於賊而裹糧又多拋棄實爲煩惱或者發稟之後後路頭批轉運之糧可陸續取齊而各局發運二批者計期當可繼至尙不至懸釜以待炊耳尊意二批續運之糧應趕緊解固不待言吐局高粱收穫屆期應卽隨收隨解以應前敵之需弟已咨嵩武分行吐哈巴古各局一力速之斷不任其延誤古局今歲只訂買萬石

已收有數

千石

戶民自願減價求售弟已飭加採一萬二千石其已收者飭局

卽運托克遜駝隻到肅急令由哈赴吐承運當可得用庫車地勢

無開都河之汎濫沮洳賊見官軍進逼或知裹糧有限悉力死抗

書牘卷十九

三

或又先遁阿克蘇兩者皆在意中愚見官糧宜源源轉饋足供兩三月之需庶鎖圍速合可制其死命攻打庫車必先斷其去路能先分偏師直擣阿克蘇亦是一妙總要圍定乃可抽兵也屆期或與朗齋共圖之均聽卓酌施行餉除已解三十萬外當俟部款到再解大批今歲旱荒晉豫爲最陝西亦被災甚廣甘肅除慶陽一郡外餘尙半稔近來辦賑日不暇給陝西尙有截畱洋款備賑之請而洋款則尙無發運之報也

與張朗齋

接毅齋九月四日庫爾勒來稟知逆賊已先期逃竄庫勒諸纏回盡被裹去餘糧竟無顆粒而官軍所帶之頭起行糧又多拋散見

糧無存已飛咨雷道將二起續運之糧迅卽解往閱悉之餘極爲
煩惱目下以趕催速運爲要見值高粱收穫應儘多先解前敵大
約前敵有兩三月之糧則攻庫車先分赴阿克蘇斷其出路乃操
勝算吐哈巴古安各局已通行飭催并咨冰案矣駝隻到肅者已
一千四百餘已令過哈起吐聞陸續可到之駝尙可千數百將來尊處開
拔不致短絀也暫時毋庸開拔非前途有糧不能舉動也

與張朗齋

得九月十一日來書知吐局所開糧車行至距烏沙塔納七十里
新井子地方遇賊搶去拉車牲口適湘軍留後隊伍趕至接護而
去麾下已派馬隊一營馳往烏沙塔納搜附近山峽此事已據雷

書牘卷十九

五

道稟及愚見烏沙塔納尙在曲惠以後此次搶去拉車牲口之賊
適從何來或者游勇冒充混搶所致或竟係風謠均未可定尊處
派馬隊一營前往搜山當可得其的耗此事尙不甚關緊要惟毅
齋全軍已抵庫爾勒賊早走盡所裹之糧中途陷淖拋棄者多據
其來稟已無見糧專盼第二起續運之糧速到始可前進雖吐局
報稱續運之糧已發五十餘萬斤前去而後此如何趕運尙未接
據續報焦灼良殷毅齋全軍旣已懸釜待炊吐局續運之糧僅供
坐食不能裹帶隨行而庫爾勒至庫車尙七百九十里至速非旬
日不能到中間雖有存糧亦必爲逆眾掠去大隊枵腹趨戰無糧
可因如何是好昨書奉聞并嚴札促催吐哈巴古各局儘腳力趕

運應前敵急需未知能否赶到而開都河積水漫衍老湘軍恩惠
經過是否全將運道堵銷平治足詢軍駝行走尙未接有明文尤
爲懸系伏懇確查示知一面派隊偵察趕將運道疏通催提續運
各批迅速灌運二百四十萬斤外尙須加運一月之需方可保全
無事也吐局所估高粱收數一萬七千餘石見已收齊若干看來
仍須巴哈古陸續灌運此時愁無運腳將來又愁無糧可轉一切
萬望預爲籌策及之幸甚幸甚

答譚文卿

賑務繁雜千端萬緒非居心懇惻而有條理斷難免疏忽之愆一
念疏忽卽關無數性命誠可懼也漢口熟米每石價二兩零五分

書牘卷十九

五

極爲合算自應多爲購買惟多採則米價亦必陡長而丹江久涸

水運難行米船挨泊水次弊多難防且熟米無不攪潮

每石攪潮多者以斗

計弟所知也

久貯必致霉變春令則更易變味以之煮賑殊慮無益有

損但祝冬雪渥降水勢漸旺乃期弊少利多川北之糧尙宜隨時
察看川東之糧自無庸議包頭之糧應讓晉採惟聞淮勇肆掠爲
害包頭商賈歸併歸化城晉省不能設法辦理恐併此一路而亦
難行也甯夏購二萬石運包頭一策亦不能辦到北山若能於本
地採買則發銀爲宜否則用鹽騾辦陸運耳所示各處存糧甚晰
如果守令均激發天良壹以視民如傷爲念隨時隨處切實經理
於民必有所濟究竟較豫晉之連歲旱荒尙爲優足也開井區種

兩法實陝西救旱成案名宦行之有效名儒論之最詳自較之後輩空談爲足信已刊發告示每告示一張坵成法一本希卽屬司道諸公督各守令力行之昨日見蒲城李令稟知司道已有開井之檄李令正在遵行深爲欣然惟開井區種兩法本是一事非鑿井何從得水非區種何能省水但言開井不言區種仍是無益秋冬之交見無雨雪明春若再不能渥霑雨雪如何過去弟將成案成法摘錄刊印坵示并發者微意在此辦今歲之荒亦以爲明歲之計其詳已具李令稟批中希卽與司道諸公熟閱而預圖之至民間開井雖可以工代賑不必另爲籌給然愚民無知或猶無樂事赴工之意則宜察酌情形於賑糧之外議加給銀錢每井一眼

書牘卷十九

早

給銀一兩或錢一千數百文驗其大小深淺以增減之俾精壯之農得優霑實惠而目前之救奇荒異時之成永利均在於此計開數萬井所費不過數萬金如經費難敷弟當力任之以成其美賑務以救人爲急固也救人之外亦須爲人救牲畜牛馬爲耕種所需救農具以爲明春力農之本他如救無告之民救小兒恤嫠保節施藥施棺施寒衣之類皆當盡心力圖之雖是極難極大題目卻不能擱筆而交白卷訥庵心好向正而才幹未優可器使之

與劉克庵

洋款摺已奉批回總署來信已於九月初二日寄信海關并催英使函告領事想無異說惟英人方謀估喀什噶爾爲安集延保

護立國以拒俄人是否吝此借款爲緩兵計亦未可定必待胡雪巖信到發運借款有期乃放心也總署於此事極爲關切然亦不能預必且俟滬局信到再說毅齋兵進喀喇沙爾爲開都河所阻冒險而至庫勒則賊已先遁并裹庫勒回子赴庫車糧無顆粒而我軍所裹行糧已罄後路之糧均阻於深淖雖設法疏銷亦不能催趲進無可如何幸懸賞掘糧一日得數萬斤勉資數日之食卽派步八營馬五營向庫車進發聞賊正迫脅諸回西行官兵速行或猶可獲其餘糧然亦危矣探報海古拉尙在庫車西三百餘里之拜城白彥虎在庫車之前數十里一小堡內由庫爾勒前去大路邊各回莊人已裹去想存糧亦必無多矣此局危險之至如竟能直擣庫車獲其儲峙則幸甚否則枵腹趣戰事有難言也見飭巴哈古各局趕運存糧以灌吐局飭吐局速運前敵開都河水漫衍寬廣數十里宜駝不宜車民駝起運甚遲大約各局赴吐者不過五六十隻由吐局運前敵者尙不滿三千也以駝專運泥淖之數十里百里以車運吐番至開都河邊或尙資周轉耳

答劉克庵

承示鑿井區種之法甘省均應照辦具初蓋籌周至且與弟意略合欽佩何似弟意甘省各州縣除濱河及高原各地方向有河流泉水足資灌潤外惟見辦賑之慶陽甯州正甯等處川地較多尤宜鑿井茲已將成法刻本會列台銜札發司道轉飭各州縣仿照

陝西開井加賑辦法迅卽遵辦其餘毋庸給賑地方應請轉屬司道督各守令勸諭有力之家一律捐貲開井計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兩得其益民當樂從況見正當農隙之時地方尙無飢餒之苦趕速圖之當較陝西尤易集事也再涇水自鄭白渠後屢經修築旋復就下不得其利反受其害弟頗謂前人修渠均慕鄭白故蹟但擬治其委而置來源於不問以涇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趨下宜非人力所能施蓋來源旣長收合眾流水勢愈大但於其委治之斷難望其俯受約束若從其發源之瓦亭平涼白水涇州一帶節節作壩蓄水橫開溝洫引水溉平疇則平涇白水涇州一帶原地皆成沃壤而涇之正流受水旣少自可因而用之涇州以下均屬

書牘卷十九

望

陝轄再能節節導引溉地則聚之爲患者散之卽足爲利而原田變爲水地涇陽南鄉可無澇災袁筱塢前此在費數萬績用弗成當時弟屢與言之惜不見察見在慶陽辦賑自以開井區種爲宜平涼川地甚多俗稱爲糧食川似開井區種尙不如多開引地其利更普并可爲陝西省去一患也見值以工代賑之會多興水利似所費少而爲利多如其可行乞與午莊熟籌之慶陽賑務有鹽利官捐午莊曾稱靜甯秦州有可捐之紳富如能勸有成數以之開涇渠其可也寒疾新愈勉強書此乞高明酌定示知河州災象云何若辦賑宜早爲籌畫狄道新開之抹邦河今歲必得其利但未見王牧稟及也辦河州賑務恐須沈鎮潘牧同爲料理方期妥

善

答譚文卿

鄂糧每石價值僅一兩八錢六分已購得一萬三千石極爲幸慰此後米價必昂然較之關隴昂而艱得猶爲得濟也熟米無不攬潮兼採旂米爲是熟米賚賑旂米可作乾糧散賑也石洲方伯奉命幫辦賑務丹初司空赴晉後仍可還秦官紳合辦以澹秦災誠官斯土者之幸也鑿井區種兩法并行縱雨雪終愷明年麥豆之收尙有可望陳文恭公距崔大中丞去任後十年猶目睹其遺利乃通檄遵行豐川先生亦曾躬自區種所言是閱歷有得無疑舊病舊方官紳當無異說克庵書來亦言甘肅不乏可行之處已照

書牘卷十九

望

陝西飭辦矣捐賑是古今通義道光二十八年弟於授徒之暇亦曾辦過統計長沙善化湘陰湘潭甯鄉各屬所捐銀錢穀米不下五十餘萬省城善舉尤多尙有捐銀而不書名者迨咸豐二年賊攻長沙八十餘日得荷神庥歸然無恙父老頗言此二十八年賑務之報也行道有福之說雖不必信然善無不報自然之理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自有明月生蚌胎幸爲秦人誦之薛桂林雷大順二員慳譎殊甚弟擬具疏劾之姑先行司諄諄勸諭一番再爲出奏此輩爲富不仁亦天所不佑也

與劉克庵

毅齋軍進庫爾勒懸賞掘窖得糧數十萬斤適後路解糧亦至計

廿餘營各得廿餘日之糧遂裹之疾趨六日夜行九百餘里沿途見賊卽擊越庫車而西至和色爾白逆所裹諸纏回均已追散急催朗齋繼進毅齋仍率所部趨拜城距河色爾僅一百六十里窮追阿克蘇以截竄路并飭庫車回酋遣人由間道赴阿克蘇屬其回酋羈縻白逆勿令分竄未知能否做到毅齋此時計已早抵阿克蘇矣此次之戰雖殺賊不多然解散裹脅蒙回以數萬計師過庫車以西所歷皆產糧之地隨地採購易以集事不須別籌轉運省勞節費尤爲至幸阿克蘇地居南八城中間水草豐美距喀什噶爾不足二千里師行至此分道并進藏事較易只要嚴禁兵勇擾害鄉村回堡則蕩平有期而久安長治之規亦基於此也英俄眈眈無能撓我則亦聽其自鳴自息爾已入秋已來病體支離日甚眠食均不及前幸尙能勉自措擄

答劉克庵

餉事自入關度隴以來何日不在危迫中然亦未嘗不勉強敷衍過去時局至今日益偏仄焦急亦是枉然只好自寬自解而已洋款到頭仍是轆轤昨得總署函贖胡雪巖專人赴都稱英領事尙以未接得英使來信爲言總署傳詢傅磊斯則云實已於九月初七日發去并未遺漏總署已徑札胡道未知英領事尙有何掉弄想洋行必不能翻覆也旬外接到滬信當可了然洋款如到定須先還華商借款以爲後此向借地步請毅然行之鄂陝均須於頭

批內劃還滬款則畱待尾批坐扣雪巖曾言之此間軍事既收復
喀喇沙爾庫車兩城阿克蘇縱有惡仗想亦無難到手自此分兵
西向皆有糧可採只愁餉項糧價不愁轉運勞費大減見在古巴
哈安存糧儘敷灌運吐魯番及本地各營之食吐局所供不過數
營亦甚充裕已飭漸次收束局面以便裁撤毅齋所部欠餉非多
見已陸續發過四十萬兩朗軍亦發過津貼各局採運亦所欠無
多只額爾慶額一支撤遣需餉六七萬廖洪勝半營老餉截清亦
非二萬餘不可此外應撤只白馬一營三共需銀十萬內外自此
加意撙節當不至如前之窘迫各省協餉年內必尙有望明歲之
計當向山東庫存尙三百萬廣西庫存亦三百萬借二百萬催各省應協之餉

書牘卷十九

星

節節敷衍急則仍向華商議借耳陝西司道但以見好紳富爲心
於勸捐一事并不著勁弟早已慮及擬奏劾一二紳富以忱之
答劉克庵

頃得文卿中丞來函知彝營叛勇已於子午谷口勦撫竣事其營
係青勝藍所帶卽彝峰表親也蜀軍多哥老從惡如崩固無足怪
如此了結在秦尙無所損惟涇陽賑糧被賊燒去五千石極爲可
惜又須籌補耳秦人於文卿頗有異詞而集矢於方伯幸 朝廷
未爲所動文卿覆奏頗詳差慰人意大抵陝紳慳譎有餘又不曉
事除丹初石洲外一邱之貉耳徐訥庵屢經訓飭而硜硜如故其
識解與人殊亦無能益之陝官守令中尙有可造之才司道則求

解人不易只好獎其長而勉其短已耳來書以急謀將才爲意弟
意人才難得新不如舊陝將如譚仁芳雖非上選卻猶可用李輝
武亦然武鄉當日因乏才故而錄及馬謖卒至流涕廢人可爲前
鑒高其格以求之而不得則不如因其才而器使之俾盡其長尙
是穩著也劉蘭洲已坵片調之其人氣局不甚闊大西路若改設
行省需才甚多弟擬奏調呂耀斗吳大澂兩翰林西來備異時司
道之選旂員中擬調長順前放烏里雅蘇臺將軍旋經
劾罷者戰事勇而少閱歷此外尙須
搜索石泉信來暫無出山之意弟此時亦不便奏調以文卿正遭
疑謗故也毅齋克復庫車軍糧儘可廣採聞是役得羊一萬二千
隻西瓜有重一百廿六斤者物產豐盈實非意想所及張朗齋繼

書牘卷十九

吳

進計此時亦抵庫車俟得確報再以奉聞前敵各軍雖日進日遠
而亦日進日樂只要以敬慎爲心或免蹉跌轉運旣省餉項可舒
當極力撙節少延清歡耳

答張朗齋

台麾已抵喀喇沙爾徑指庫車孫提督五營自應銜接而進易提
督已報抵哈密進駐吐魯番弟已檄知分紮托克遜并撥黃令長
周衛隊一營步隊精騎一起馬隊分紮庫爾喀喇沙爾以資聯
絡尊軍留駐之王提督連三一營俟黃令到即可開拔前進其孫
提督各營開拔需用糧駝四百餘已飛飭雷道速撥矣喀庫立局
辦理撫輯善後事宜已委黃令繼裕等於十月十三日由大營前

往計此時甫過安西也毅齋自九月十五日和色爾馳報克復庫車捷狀弟卽據以入告

十月十四日

并敍台旆聯翩西進白逆不虞大

軍速至跟踰西奔毅軍躡蹤追勦計已早抵阿克蘇畱後馬步各營遵調繼進計已早抵庫車矣但未接毅齋續報未知兵勢賊蹤之詳計旬許後當可得一捷報白逆自帕夏死後仍思依坵安集

延暫紓喘息毅齋所得探報稱賊意在廣擄纏回投帕夏長子伯克胡里爲進身之階自是確耗惟帕夏長子賊稱其名爲伯克胡里郭侍郎在英國聞英人呼爲古里裨克音微不同而顛倒唵之音皆相近是卽一人固無疑也郭侍郎又聞英人傳說帕夏與古里裨克皆爲其將多拉所殺如次子海古拉回喀什噶爾未必容

書牘卷十九

三

其篡位云云是英人於海古拉存亡尙未能詳也昨因毅齋委解所俘大通哈等至肅弟遣柳令就詢一切據愛伊德爾呼里說多拉之名伊所未聞或卽特勒爾字轉音耳聞海古拉前遁至庫車曾被海肯威特勒所殺因怒其不應引白彥虎入南路攪壞各城局面之故海肯威特勒本張格爾之孫前在吐魯番管事云云前聞毅軍探報海古拉駐拜城毅齋師至和色爾距拜城只一百數十里來稟未曾敍入似海古拉已被殺斃之說未爲無因其長子伯克胡里雖據英人傳說與帕夏同爲多拉所殺則尙未知何如耳據諸俘及通事等所說海肯威特勒已回喀什噶爾其與安集延尙有嫌怨曾爲帕夏所幽繫則因帕夏之死并除其嗣亦在意

中以見在軍情言之白逆此時已成無歸窮寇毅齋追逼至緊中
途不容停足其必徑竄喀什噶爾亦勢有固然毅齋全軍馬步自
以緊追白逆窮其所往爲主麾下到庫車後如毅軍又已前進自
又將移軍前往填紮要區與爲聯絡其後路必交孫少襄分統派
撥營哨扼要布紮一以護運道一以查游勇自庫爾勒至庫車有
五營分布當可敷用總要之處安營設站之處分哨只要無擾累
恪守紀律回眾相安可無它慮毅齋專注白逆直搗喀什噶爾自
無暇兼顧烏什葉爾羌和闐諸處好在此數處尙無賊踞麾下到
阿克蘇後可覓熟悉回酋持檄前往招撫當有應之者各城回酋
轉相告諭傳布威德似無須重煩兵力矣迨喀什噶爾事定大局
肅清則此數城者皆成腹地只須設局遴才辦理善後爲將來改
立郡縣監司地步而長治久安之策已基於此高明以爲然否鎮
迪道改委周子巖署理迪化州缺委嚴金清皆一時選也袁盡齡
經毅齋稟調回營其人爲湘軍佳選回營辦事必大有裨益宜毅
齋之決意不放也

答譚文卿

奉到惠函詳知所辦一切動合機宜實深佩服彝營潰勇迅卽辦
結免滋事端尤爲快意軍興既久恆有勇禍川中嚙嚙本是禍根
彝峰在時尚能鎮壓此後實鮮能者緣近時將材旣尠而各軍收
集勇丁均無來歷之人又未嘗畱意訓督故一旦變故頓生難以

收拾亦不獨蜀軍爲然見在分別汰畱改歸撫標就近訓練固當
壁壘一新愚見其中久役思歸者定必不少應逐一詢明願畱者
畱願去者去將餉數算明願畱者給存餉票交其收存按期給領
願去者點名分包散給自可無事希卓度行之此起潰勇由三原
拔行時尙覺安靜一至涇陽便致如此其中似不無因激而成前
譚仁芳所部營官孫九如參案卽因縣令閉城不納勇丁無所栖
息闖城而入通稟所致當時弟批縣令稟頗爲詳明而邵中丞似
不謂然陝中文吏多半書生不知士卒行役飢渴旣不令其入城
又未於城外搭蓋窩鋪俾其有所栖止城門旣閉無從買食欲其
安靜無譁難矣此次之變幸已速了然肇衅之故似亦不可不察

書牘卷十九

吳

高明以爲然否此間昨甫得雪三寸有餘足慰農望聞陝西十月
朔已得大雪未知誠然否賑務想必妥協民情旣定浮議亦當息
矣覆陳各件均實事實話足可仰慰 宵旰山陝均未交查辦者
廷論固不以爲疑耳

答英西林宮保

奇臺一缺尊意需人更換見酌委文案隨員王牧新銘前來以備
差遣前派赴綏來查事之彭令椿年過於渾厚恐未足用也和甫
處錄用人才頗嫌雜巡恐將來難免因人受累關外向爲腥蕘淵
藪失職無聊之輩多藏匿其間苟蠅營靡所不至稍失點檢便
滋貽誤各軍營濫收雜用比比而然弟軍不輕收投效員弁并於

出關投效之輩時加譏禁意在截斷濁流然亦未能悉行禁遏也
周子巖已報赴任榦濟雖難遽信然篤誠不苟則深知之伏望時
加訓誨俾有所成嚴署牧安詳明榦亦堪備驅策見復喀庫兩城
撫輯善後均須設局需才甚多營幕所儲均已選擇而使故尊處
需人未能多所派撥乞原之大疏計已奉到 批回所請是否均
邀 俞旨殊爲縈系今歲旱澇頻仍已半天下關隴正辦賑務關
尤拮据不堪兼轄之區未敢坐視洋款尙無準耗也

與金和甫

俄土交戰互有勝負然可毋庸理會如果軍威速振而又遜以出
之彼族亦將何所挾以傲我總署信稱布使已有信回國遣人來

書牘卷十九

三

肅共議各事當非空言俟其來再與計較然後達之總署或可免
無數口舌耳毅齋九月十五和色爾報喀喇沙爾庫車兩城收復
後尙無信來大約躡蹤追剿已過阿克蘇矣安集延賊早已退去
所交手者皆陝甘逆回蓋白逆夥黨無多自并余小虎之黨乃有
眾四五千耳此次白逆意在速奔喀什噶爾歸帕夏長子伯克胡
里而郭侍郎英都來信又云古里裨克爲其將多拉所殺未知其
詳大約安夷內亂則已確鑿無疑官軍追白逆至緊能於中途將
白逆了結固是幸事否則窮追喀什噶爾不能半途歇手矣張朗
齋十月初二日已進喀喇沙爾計中旬可抵庫車到庫車後又將
前進填紮南路兵事尙順俄英必有所聞想不至別生波折此時

且靜以俟之高明當以爲然

答劉克庵

彝營潰勇完案此時宜分別汰畱緩議全撤緣賑務方殷未宜遽議及此耳涇陽之事必係有激而成尊見極爲明澈前此譚仁芳所部營官孫九如帶兵過某縣時某令閉城不納勇丁飢渴之餘無所栖止致有爬城之事該令卽發通稟歸罪營官弟知其妄詳爲批示并將躬所閱歷言之邵汴生不以爲然且袒令而謫營官維時文卿方在藩司任內想尙記憶秦人恨勇佔住民房愆官嚴禁州縣不准勇入城并不於城外妥爲安置但閉門不納聽其露宿而忍飢渴幾何不釀事端此次彝營由三原開拔尙無事故一

書牘卷十九

至

至涇陽忽闖入城中殺人放火謂無肇衅之故誰其信之昨已函致中丞請其加察秦中官紳自爲風氣不但仕風難變卽士風亦然可勝浩歎徐訥庵氣質近厚如肯虛心向善何嘗不可望其成材乃在營幕前後數年未有寸進張承燮則更不足論矣文卿過聽訥庵一面之詞函請尊處促令還秦不過爲渠開復起見實則於賑無益此輩顛預成性別有見解斷難與之爲善此聖人所謂末如之何者也軍興已久人材日益衰耗思之令人心痍弟所至之處亦嘗極意訪求而迄鮮所得因思陶桓公歿後祇一王愆期諸葛武侯歿後只一姜伯約古人遺恨尙且有難言者得非氣數足以限之乎何況今人來示拳拳於此令我憮然意者天運循環

無往不復當有豪俊翩翩爲時而起就見在局勢言之只可於哨
官中拔營官營官中拔小統領再於小統領中求大統領否則破
格求才恐終無濟耳開井區種陝當舉行甘轄應擇可行者行之
甘涼一道加捐事弟於劉黃兩守在肅時略爲道及意皆欣然黃
守昨稟來約言指數可及四千甘州則尙未稟及當亦可與涼相
埒弟昨札令兩郡官捐萬金爲度計差數無多此項并飭解司備
用秦州陶牧意在解囊不派紳富之捐弟以秦州丁糧減汰浮數
已閱數年此次令捐本地倉穀當無不可屬施均甫函復之陶牧
當可遵辦也涇水開上源溝洫作壩安閘無鄭白之名而收益去
害其利可久未知午莊以爲何如兵民合辦所費當亦無多但必
實見其有益實知其可行然後樂事赴功效有可睹否則徒勞無
成耳前敵各軍尙無信至大約愈追愈遠文報亦愈遲也餉糧甚
裕源源接濟計必無誤尊處大批已足濟急此後可無庸矣

與劉克庵

署潼關協恆泰急宜更換請尊處遴一妥員前往摘印接署此缺
非明翰而略習營政者難期勝任成光裕何如弟不深知乞卓酌
定局恆泰本任係撫標中軍參將撤任更委均須會銜下札將來
出奏亦須如此聞恆泰煙癮甚重或卽以近有嗜好了之亦可省
事尊意以爲然否昨接西安將軍廣公科到任通候一函知已履
新此公雖椒房至親而謹慎小心素著令望都中人士皆能知之

陝中賑務文卿若與其共商俾知一切底裏亦可釋疑止謗至見辦各事文卿覆陳各件深切著明諒論者無從置喙此聞於廿日廿三夜兩次得雪約四寸餘涼州高臺亦然想省城及東南兩路同沛祥雲農祥預兆深爲慶幸天日晴朗而寒氣較去冬爲盛未審蘭城一帶何如糧價日昂或因錢價日貴之故此時西甯皮划將爲冰阻所購之糧不能速到暫不必議平市價聞省城存糧甚多糧行亦難把持到底也

答吳柳堂侍御

得手書知長安居大不易擬回故里又慮無枝可栖實則烏皮几在蘭山弟子仍思重增門籍也如歸計已決則明年信到當預畱

講席以待高賢

書牘卷十九

五

與吳子儁太史

前得手書細字長篇知目力猶能及百里至以爲慰蜀中之行往返均與陶文毅舊游相合月日亦符甚爲快事所論陶文毅與林文忠品概均尙平允兩公當日亦各相傾倒一雄偉一精密非近人所可及設使兩公遲死十年則髮逆洋寇有人了辦不至流毒天下如此之久也弟嘗以爲言而人莫信之一二豎子至昌言培擊吁其甚矣世生一變天輒以一人擬之朝廷得其人專委任而不令旁有牽掣則亦無不了之事惟人才接續之故亦有天焉陶桓公之後僅一王愆期武鄉侯之後僅一姜伯約此固非其意

中之選而究止如此是人才之盛衰在當時之用舍亦關世運之隆替也故曰天也京師人才淵藪閣下有所聞見盡舉以相示久處邊塞願有所知幸勿忘之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疊奉鈞諭敬聆一切西北路與俄國毗連界址有同治三年勘分畫押各圖兩次立界條約將來收回伊犁可按照辦理以省議論惟邊地廣莫無垠有山水可指者尙易定界否則須別立表識屆時當與將軍參贊會商具奏也洋款一事因原奏未及聲敘明白生出許多枝節幸蒙鈞畫更正疏稿催傳使轉行領事又將傳使遵辦無誤行知胡道俾免藉延仰荷慈注稠疊欽感無既上海函

書牘卷十九

書

牘到肅至速亦須月餘計旬外當得取銀發運消息八九兩月收到滬局鄂臺續借華商銀四十餘萬加以部款暫資接濟因得放手辦賊而前敵將士遂連獲大捷收復東四城事機順迅實由感恩思奮所致也劉道錦棠進兵之先將陣擒安夷大小頭目解肅州宗棠築兩小堡處之閒遣人就詢安夷虛實及一切戰狀言之頗詳帕夏者彼中大頭目之稱阿古柏其名也帕夏四子長名伯古拉次名海古拉三子年甫十餘四更幼小伯古拉在喀什噶爾時與俄人通海古拉隨帕夏帶兵專與英人交結爲帕夏所愛人呼爲小帕夏也阿古柏在庫爾勒白盡伊等已經官軍送至達坂未知其詳至海古拉實在下落聞於庫車被海肯威特勒所殺海

肯咸特勒殺海古拉後已回喀什噶爾其伯古拉下落則無所聞詢以海肯咸特勒是安集延何官答云海肯咸特勒是張格爾之孫曾在帕夏處當差到過吐魯番人呼爲特勒問以帕夏長子有被多拉殺死之說多拉是安集延何官答云安集延并無多拉其人或卽係特勒耳特勒曾爲帕夏所辱與海古拉不睦嘗言海古拉不應引白彥虎漢回深入鬧壞各城局面如有此事當係特勒所爲也劉錦棠在庫爾勒時卽聞白逆已受海古拉封踞守庫車前一小堡海古拉自踞拜城昨次收復庫車大小各城堡訊之土回并不知有海古拉及由和色爾追賊過拜城至阿克蘇歷訊生擒各賊亦只供白逆欲剽喀什噶爾投伯克胡里無言海古拉下落者是海古拉爲特勒所殺似有可信郭侍郎聞英人所說帕夏及長子古里裨克均爲其將多拉所殺大約所指帕夏卽小帕夏所稱古里裨克卽伯克胡里耳多拉當卽特勒轉音如果特勒篡踞喀什噶爾則白彥虎僅贖二百零敗殘之賊縱能竄過布魯特插帳之地到喀什噶爾未必爲特勒所容也事非確鑿不敢形諸章奏謹一併附達鈞聽伏希賜照不宣

答劉克庵

洋款一事當無異議惟未接起解准信總不放心西安蘭州所借之款均已還清只鄂臺借款急宜歸還滬局胡雪巖經手借款自允於尾批截還只可聽之洋款不可再借此後如需告貸自不能

不向華商商議如概照洋款辦法華商當亦欣然惟省關允行與否未可知耳毅齋報到速復阿克蘇烏什兩城是南疆東四城已

復此時進兵西四城惟白逆擁敗餘殘隊二百餘向烏什西荒地

地屬布魯特

竄逸其安集延敗餘之賊向葉爾羌竄走不成氣候就西

四城言之和闐已納款英吉沙爾葛爾彈丸無能作梗只要葉爾

羌

最爲腴地

到手則合攻喀什噶爾兵力有餘蕞事可速捷報之摺已

於今日六百里拜發疏稿及覆總署信另錄奉覽弟病自聞喜後

全愈且啖全羊計閣下得此信後頭不暈而氣不喘矣請以此先

示方伯廉訪可浮一大白前敵有糧只須短運吐魯番儲峙亦豐

十年焦愁苦恨到此如釋重負矣此間得瑞雪數番計六寸有餘

書牘卷十九

亥

雪山遍籠絮帽平地堆鹽明夏有飽飯可噉樂又何如想蘭州及東路南路均需祥雲惟尙未接各處稟報終難放心甘涼一帶官捐一萬有奇尙不至竭忠盡歡已令解司備賑冬賑早辦所費亦無多但須好委員監辦耳陝西百姓本好惟官紳積習牢不可破弟早憂之譚文卿於賑務盡心經理司道不能分謗不曉事之紳富又從而阻撓之殊可嘆也誤殺平民一事能交中丞查辦庶不至是非混淆自餘杭葛案四川袁案出民氣囂然氣象極不佳弟早慮之矣所幸文卿諸事踏實又經陳奏在先廷議自有公道也撫藩均和平路數偏不見諒於秦人可見人心之蔽以十餘年來髮逆回逆之劫而言無非由秦人自作之孽至今尙如夢未覺

洵可憂也

與劉毅齋

十一月初一日晡間得收復阿克蘇烏什捷報幸慰無既比卽命寬兒代草露布覆加審定於初五日繕發計天顏有喜寵眷攸隆彌月後奉到批回卽當馳遞前發收復喀喇沙爾庫車疏計遲旬日可奉批回未及三旬連復四城兵機神速古近實罕其比麾下威名震於海宇自此收復西四城俄英諸族益知所憚其於時局裨益非淺卽僕亦與有榮施但願於垂成之時愼益加愼以竟全功是所至望後路見止嵩武一軍及易提督步四營馬三起擬調卓勝赴吐魯番而其軍分作兩路駐紮頗不放心請麾下與朗齋熟商庫車及阿克蘇全境嵩武可否分撥營哨駐紮如其惠諾固無需改圖否則只好派易子喬赴庫車調金景亭派數營填紮吐魯番徐崑山紮古濟阜康調徐萬福紮巴古之間如此又不甚放心耳

與譚文卿

許久未接來書未審賑務順適否聞西安粥廠人數日增各屬糧價日昂此皆意中必有之事未得確耗殊爲懸懸蒲城刀匪之案頗有誤殺良民之謠用兵本非佳事一經交手則良匪難分良民當官兵下鄉時應及早避開不致橫遭殺戮只怕鄉愚無知不知引避混入匪中到時有口難分官兵亦不能從容辨識耳聞此案

已成京控未知確否如蒙 諭旨查應卽據實覆奏實事好說
無庸隱飾將弁如有濫殺情事亦宜直陳聽候 廷議秦中紳富
性不曉事慳鄙者多勸捐稍一認真易以致謗司道之不肯任怨
亦固其宜惟避謗而反以招謗則不值耳聞鑿井區種一事見已
通行舉辦尙爲慰意經費弟自任之此時陝中庫局想必搜索一
空遇有協餉到臺卽請截留提用以十萬兩爲度其一切如何經
理應由籌賑局詳細酌議亦無取繁鎖總以易知易從爲主事如
辦成由尊處會弟後銜具奏備案可也秦中各屬未知已否得雪
幸詳示之新到之邊觀察聞是好手想已入局辦事廣公勵旂將
軍素負雅望謙謹自持遇事詢商兩有裨益西師又克復阿克蘇

書牘卷十九

吳

烏什東四城均一律收回戎機順迅古近未有西四城只葉爾羌
尙有安夷竊踞此城速下卽圍攻喀什噶爾歲役當有期也疏稿
鈔上想亦欣然

與沈吉田

賑事屢於中丞函中詳致同事惟當切實奉行有一分實心自有
一分實效多救活一人自免一分罪過勉之又勉鑿井區種本秦
中救旱成法施之今歲尤宜者秋稼多無收穫冬麥又鮮播種賑
無止日惟鑿井不待雪雨而有水可灌區種又可省水多收伊尹
以之救七年之旱此之謂也節近長至未知已得雪未如冬雪終
愷則此舉尤當務之急惟須將頒發告示成法與官紳切實講求

爲要秦紳多以各保各境爲說不知此次旱災甚寬能保本境者
畫地自限其不能自保者將委諸溝壑乎三十萬還款及各省欠
解陝餉卽 朝廷款項當此三空四盡時尚有何庫款可請藉詞
自護其慳囊匪特不仁亦且不知官司憚於任怨惟求長官設措
匪特不恕亦且不忠僕誠不解其何說湘鄂之米聞已發運丹浙
久涸得雪水交注亦當略資浮送來函所言陷於沮洳確否化平
勇營自六月以後卽不發餉迨至潰散之後始連發四箇月僕亦
不解其何說防勇之餉至薄每月不過千數百兩原議按月照發
今延擱許久令人難堪觀潰勇之未傷一人未掠一物知其并無
異心而以軍律而論則不能寬貸也閱與柳令來書謂其藉口欠
餉毋乃過與

與胡雪巖

書牘卷十九

堯

來示新出掘井開河機器極爲利用自明已來泰西水法旣已著
稱前年曾託幼丹制軍代購迄未見覆又蘭州製造委員賴長以
已意新造水機試製洋絨呈驗竟與洋絨相似質薄而細甚耐穿
著較之本地所織褐子美觀多矣惟以意造而無師授究費工力
伊擬購辦織呢織布火機全付到蘭仿製爲邊方開此一利希卽
畱意訪購賴鎮所呈之圖并附覽蓋此間羊毛駝絨均易購取煤亦易得只要有
火機便省工力也見通飭陝人鑿井區種以救旱荒尊處購掘井
開河機器并請雇數洋人要眞好手派妥匠帶領來甘以便試辦此種

機器流傳中土必大有裨益與織呢織布火機同一利民實政也
今歲餉事拮据殊常非樞邸嚴催協餉籌部款大局已不可問洋
款枝節橫生非閣下苦心孤詣竭力維持無從說起見在年關滿
餉仍待洋款頭批速到始够支銷除清還鄂欠外尚須勻撥陝賑
及甘屬災黎賑款所餘洋款除清還滬局借款外合計敷至明年
夏秋之交而止此後又不知何以爲計尊意以兵事可慰餉事則
殊可憂不得不先一年預爲之地洵切實確鑿之論弟心中所欲
奉商者閣下已代爲計之非設身處地通盤熟籌不能道其隻字
萬里同心不言而喻惟洋款可一而不可再自無庸說前讀來示
頗思照洋款辦法商借華款弟意深以爲然照一分二釐起息作

書牘卷十九

卒

幾年還款爲華商計亦尙合算原不必以此讓之洋商惟此次商
借洋款由省關給票畫押鈐印以七年歸還本息此七年中恐難
再應華商請其印票必不允許華商不得省關印票未免各懷疑
慮彼此先不情願何能成事若能糾合華商仿照洋人議立公司
行例庶眾擎易舉人情亦順獲息較之各色買賣利微而有把握
當亦欣然至各省關已經此次發過洋款印票者七年未完不復
發給華商印票當無異言似此策一行則餉事尙有幾分可恃未
知高明以爲何如此外尙有何善策於西事有益於各省無礙者
祈速以見示

與譚文卿

昨接藩司齎到鑿井區種刻本甚爲妥善較原刻有其過之蓋營中刻匠粗劣固不如省會之易覓也惟有宜商推者簽署鑿井區田成法區田宜改區種其末坵區田圖式一葉竟宜撤去不用庶免閱者誤會生疑區田之法傳自伊尹其說固不可考然周秦農書已有之漢儒汜勝之於農學最爲博通其言亦堪互證是古法流傳非漢代後屢作斷可知也王豐川先生區田圃田說去今不遠其言區田意以爲難行而多費周折不如畫爲種禾之溝按時灌之法省而工捷是變通古區田爲區種非復隔一區種一區之舊可免負水澆種之繁汲井水入總溝如南中所呼包田圳由總溝分入各小溝卽所言種禾之溝故云法省工捷但豐川原說未及明晰耳今稱爲

書牘卷十九

空

區田而又坵以圖式慮閱者但師其迹不思其意農民厭其勞將望望然去之是使良法美意終扞格不行所關非小弟自戊戌罷第歸來卽擬長爲農夫沒世於農書探討頗勤嘗自負平生以農學爲長其於區種一事實有閱歷師行所至輒教將士種樹藝蔬爲殘黎倡導并課以山農澤農諸務故劫餘之區得稍有生意兵民雜處臨去尙頗依依亦當年爲農之效也茲將所見奉聞未知高明以爲何如

與英西林都護

餉摺已奉部覆具見樞邸籌畫苦心時事孔艱非極意省嗇不可尊處擬開四五營本不爲多然按月放餉則斷無其事與其將來

受累仰面求人不可必得曷若慎之於始況南疆兵事順迅伊犁

竄路已窮

凌山已飭暫行閉絕

俄土之爭方急斷無窺伺久踞之理烏垣防

務已鬆見駐各軍營尙非單薄縱卓勝別有調遣巴古防營仍可
調前填紮愚見別開數營之說似可毋庸惟閣下酌之劉犯一事
前已咨達冰案頃接豫錫之公牘則此犯已賒死久矣立予正法
亦見網之難漏希卽飭照辦

與周子巖

鎮迪事愬愬未及整理亦緣未得其人故耳閣下履新後當可漸
次改觀惟多其察而少其發務期合天理以順人心則事無不辦
耳豫大臣公牘到於劉犯事無異詞足見口外之久爲逋逃淵藪
已咨西林宮保卽與正法免稽顯戮并行知尊處決訖具報庶羣
小有所儆畏以後可期斂戢也毅齋連復東四城差強人意見進
規西四城聲威甚盛已屬其慎以圖之李兩蒼聞早到烏城日夕
盼其函牘以憑覆奏竟不可得頗堪詫異劉牧祥匯見在何處想
尙落後請一併查催爲要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李雲麟劉祥匯到塔城查事十月二十二日差旋回抵烏垣先將
一切情形據實呈覆宗棠將原件鈔呈鈞覽其中有間涉議論之
處則與刪節以便尊處與俄使辯駁當檄委兩員赴塔查事時本
已屬具案而不斷但直陳其事之原委則是非自明也英參贊辦

理各事未能允協致滋口實不必曲爲諱飾然亦無大謬可指況
見因他事奉撤尤無所藉口至俄商運糧被劫本非和甫訂買之
俄糧亦非榮潤庭所部攔劫時地可考自是俄商架詞索賠所致
俄官以俄商一面之詞達之公使公使輒以違約向總署爭論實
則俄商越界至塔城造屋數十所則違約之顯而易見者伊獨不
自責也英參贊既撤請尊處據此次查明各件與俄使辯論看其
尙有何說如尙嘖有煩言亦可令錫參贊查復以服其心得滬局
信俄土交兵始尙互有勝負嗣則俄爲土敗傷亡甚多已息借普
銀七千萬兩六釐行息加入坐扣仙令則亦一分二釐也周道崇
傳前與俄人烏使漫達迷勞伏談及伊國近事亦云互有勝負已

書牘卷十九

息借普商銀五百萬兩李雲麟昨至塔城外間喧傳俄軍敗狀則
又甚焉佳兵必敗古已言之惟百足之蟲不遽僵耳此次以有據
之談與之辯論不必稍與假借卻不涉伊國近事且看如何各件
明白始說到催還伊犁一事察看情形伊犁收回尙有多少議論
非先與要約申畫界址不可恐終非口舌所能爭伊必求仿臺灣
倭奴故事耳或於辯論時揭破其隱令其不妨直說何如東四城克復白逆只贖數十
騎敗走喀什噶爾未到喀什之先在卡里他亞伊兩克地方遣人
赴喀什爲回目阿里達什所拒有向英吉沙爾之說見聞踞喀什者帕夏長
子伯克胡里卽郭信所稱古里裨克又呼伯古拉也英人謂帕夏與其長子
爲多拉般者誤前函據所俘大通哈言多拉或卽特勒亦誤也劉

錦棠又於十月十二日擊敗沙雅爾逆回麻木爾斬馘數百解散
一千有奇擬俟張曜到阿克蘇再率馬步全軍直擣喀什噶爾其
和闐伯克呢牙子求款之意非虛已糾眾規取葉爾羌伯克胡里
聞已離巢往援葉爾羌尙未得有續報謹并埒聞

答譚文卿

豐川氏區種之法改區田之隔一區種一區爲間一行種一行與
趙過代田相同特代田者今年種此行明年種彼行而區種只就
一年種法言之故祇名之區種謂其改區田而兼用代田之意則
可謂其卽是區田卽是代田均之不可也前函未及詳故復及之
大約并旣鑿成農民當知汲灌其去繁就簡之法今農當自知之

書牘卷十九

畜

不煩官司教督耳粥廠旣設買質然來者必多其由來不可得問
本應先給號牌若須補給又慮煩瑣其應食粥與否何從知之蘭州每年冬賑一次

歲以爲常過往人民恆取食一盂嘗其旨否其埒近小質者尤特
爲晨餐習以爲常也此等處可不檢點究之所耗亦復無多古人
云纔說無刻便失之濫纔說無濫便失之刻然與其刻也毋甯濫
只要顆粒入窮民之口不入官吏丁胥之腹則幸甚通盤籌算卽
欠廿萬兩將來結局尙不知差數若干請暫不必著急洋款到當
設法截畱以備不時之需惟於檄柏諸公前不必預爲題及弟頗
以諸公勸捐一節不甚著力但盼之督撫不知此心何以爲安也
深以爲詫薛桂林捐一萬兩聞尙是放借之債雷大順捐數未定

而藩司又云已在蜀寫捐見又加札催提俟賑局稟復到日再酌
弟於浙曾奏辦有案不獨欲於秦抱不平也

答劉毅齋

前月廿七日稟到知庫車餘匪勦撫竣事收隊擬大舉直擣喀什
噶爾兩道并進一拊其背一扼其吭勝算克操想得心應手功成
在邇嵩武聞廿二日始抵庫車而畱後之孫提督五營尙需時日
方可續到雄旆先發朗齋料理一切始可繼進計在兩旬以後矣
易子喬步四營馬三起分布庫車拜城布告爾洋薩爾以接庫爾
勒喀喇沙爾足敷分布惟新統之營均由各營湊成習氣不免是
否操縱自如尙不可知子喬所部前進吐魯番托克遜又須填防

書牘卷十九

壹

已派標兵一營

整練可恃

精騎兩起前往其托克遜曲惠兩處則以毅

後兩營八百人分紮戰事雖不知若何防務尙期妥慎耳驛書先

募廿五名資送前來皆湖南童生也

照文護兵發口糧

尙在續募五六十

名不難集事尊處及朗齋子喬每處酌派數人數十人儘够用也

安夷伯克胡里聞是不中用之人尙只巴結俄人俄兵攻土耳其

已作敗局此時不能照應安夷英吉利之不肯幫助可知英吉沙

爾彈丸之地亦非能穩抗大兵者只要何步雲英韶等能堅踞漢

城以待官軍之至滅之必矣惟事到將成之際總要慎益加慎切

不可視事過輕衝鋒非大將事攻城不可性急并須畱意

與張朗齋

聞台旆已於前月廿二日抵庫車小作停頓必又直趨阿克蘇能與毅齋晤商一切更好頃接毅齋稟牘所籌分路進兵於機局極合和闐呢牙子敗退賊勢小張因喀什噶爾內亂伯克胡里又還英吉沙爾此時毅齋直擣喀什噶爾雄師直擣葉爾羌雙管齊下自可掃盪無遺惟孫少襄畱後之營是否如期速到則尚未可知耳易子喬所部繼進弟見調營填紮已於咨牘詳之大約數日內卽發

與易子喬提軍

接毅齋稟已如所請分別咨行以目前局勢而論自應如此台旆前進應派營填防護運宋遊擊標兵精騎兩起均在數日內啟行

書牘卷十九

庚

只要沿途車馱隨時應付行走自速麾下所部雖皆勁旅然於紀律一切能否恪遵無誤究未可知此次進駐庫車尤宜時加申儆勿稍寬縱致失民心營中差官大旂斷不可令其放恣至要至屬答金和甫

頃奉十月廿四日惠函敬悉壹是各省關欠解尊處之餉積久成鉅雖先提半中之半奉有 廷旨而亦報解寥寥不及四分之一所以然者各省關歷任延欠欲其併歸一年解足半中之半名雖輕減實則較從前增多故鮮應者加之今歲旱澇成災蝗蝻霜雹幾徧天下各省請帑勸捐竭力籌維自顧不暇近年洋商華商貿易虧折海關稅務日形短絀京餉尙難措解何論協撥各款值此

時艱諸形束手弟處債臺已高專盼洋款稍清息借各款近因陝辦大賑不得不籌兼顧除於軍餉內通挪濟急別無他款而晉豫被災尤重又不得不奏請停緩以顧大局乃兩省遂併西征糧臺外應解他款一併議緩卽朗齋嵩武一軍向來應協之款亦須弟按月墊付弟軍餉項來源既乏出款疊增真是不堪設想承委致信各省代催速解除山西河南兩中丞奏明緩解應無庸贅及此外如四川山東江海洋漢粵海三關當各致一函備述尊處窘況乞爲設措雖於弟處餉源有礙然亦無暇顧及矣惟尊處專餉宜早自爲謀弟亦不能再爲借箸無益而徒以取憎耳李劉赴塔城查事返至烏垣先將所查之件呈覆數日前已奉有 寄諭參贊

書牘卷十九

奎

已 簡錫綸英參贊已內召矣俄人藉數案未結爲緩交伊犁要求重索之計早在意中聞德使已將英國新聞紙呈送總署所欲頗奢總署暫尚未理俄使亦尚未題大約交還必無異詞惟事關中外交涉非從新會議明白要約不可所有伊犁至塔城迤東地址界畫及中俄互市章程希將尊處見聞所及彼已切實情形預爲示知以便商辦是爲至要南路官軍已由阿克蘇前進賊窟伊犁之路早斷尊處畱防各營應否如何調撥均聽卓酌

與劉克庵

此間晴雪數番稍稱優渥惟蘭州及東路尙未報得大雪殊爲焦盼陝西渭北亦復如是未知天竟何如蘭州粥廠人數必多想已

分設數處慶陽賑務究難放心午莊是否盡心所委各員是否足恃弟私衷未能釋然伏希畱心察之午莊作事不愁不妥惟賑務要有實濟要肯耐煩不僅敷衍場面也甘涼肅官捐已飭解司上海馮道新捐銀二千兩已飭支應處彈收請飭於解款內劃扣行司收存備賑可耳文卿中丞咨勸秦州之捐不能不照辦然本省之捐減絀無疑且秦州年景亦本歉薄舍本省捐務不上緊而指望鄰封籌賑當局諸公用心自別殊爲可哂徐翰藻已徑稟到營臬司稟尙未見到大約是挽和之意甘肅官場控案只是講和息事是非不明刁風更長殊可嘆也弟已批發行司矣崇副都統來肅因涼州滿營窘苦求借發一萬兩弟已允之咨請飭發乞飭支應速行年關已逼也

書牘卷十九

突

答劉克庵

喻勝榮平穩老練化平再潰由於餉久不到沈吉田無可辭咎僅

予記過蓋猶從寬沈旣從寬喻應末減

擬降副將

以持其平喻旣末減

潰卒亦只可隨便了結愚見如此未知有當否耳省城粥廠不過

三千餘人尙見地方啼飢者無多委員盡心料理當給委署亦往

例也朗齋庫車來書并言其物價之廉殊爲快意鈔單奉覽可得

其概亦見腴疆未宜輕棄從前言畫地自限者眞矮子觀場也殺

齋稟到兩道分規喀什噶爾自率各營由阿克蘇進駐巴爾楚克

台瑪喇爾巴什以便策應而扼葉爾羌和闐之衝緣和闐回目呢

予子急於反正糾其部眾與喀酋鬪爲伯克胡里所敗并和闐而亦失之賊勢小張不能不如此布置一俟朗齋所部并進阿克蘇則毅齋可縱橫埽盪看來局勢尙穩易開後一軍已令進庫車填朗齋之防其吐魯番遺防已飭宋得祿本標一營及精騎兩起前往接替初二日次第成行矣陝賑想尙平順聞食粥災民每日不下七萬餘人殊爲懸懸

與劉克庵

馬營一案咄咄怪事通渭令恐未必卽能拏獲頃復咨達冰案乞飭元尊跼緝想易得手人心之壞至此吁可畏矣庫車物產充盈食物價值輕減較之東南尙賤數倍善爲經理不但便於軍亦且

書牘卷十九

完

有益於民安西巴古已飭停運停採儘存糧就見有車馱駝隻轉般一兩次外餘畱供過往差使之需可均至明歲見新所省之費不少阿克蘇尙設鑄錢官局辦不得法民間以普爾銅錢便於行使圓法不行然地故產銅若卽鑄普爾錢則便民適用爲多又回民慣用小員銀名爲天罡每員重五分兩員作銀一錢市肆通行見官軍之散碎件頭輒疑爲贗物不肯行使今擬將散碎收併改鑄一錢重天罡則自知寶愛矣彼中花布旣賤則以後軍營所需帳棚號衣棉單衣褲均可在彼就近製辦不須內地縫紉採運又省勞費或於庫車阿克蘇等處設局分辦似皆能行耳吐魯番地土肥沃尙惜渠工失修霑潤不徧林文忠戍邊時曾修伊拉里克

河渠考其遺法亦只於渠中鑿井土人呼爲坎耳上得水流下通泉脈故

引灌不窮擬飭宋得祿劉鳳清相地爲之如涇水上源亦照鑿坎

耳則永不愁旱矣看來塞外除安西哈密巴里坤寒苦沙磧物產

荒儉外餘皆沃野耕牧攸宜惜自乾隆間平新疆後百餘年悉以

捐之肉食絜袴不一檢校遂至耗中事西反以爲累矣弟年祖志

短不能爲國創此新猷然活一日亦幹一日已耳

與譚文卿

得吉田觀察前月十五夜書知祥雲繽紛澈夜未止農祥已兆慶
慰何言長至前降此瑞雪尤爲難得蓋尙在陽復之先純陰至靜
足以保澤耐旱冬麥雖已過時豆蔬尙可布種明歲春花必有可

書牘卷十九

辛

觀祇要春雨早降則春麥亦稔不過遲穫月餘耳閣下於賑務殫

誠竭慮宜其上動天鑿荷此庥祥弟與幕中諸君亦同鼓舞稱慶

毅齋於十一月初六日進軍巴爾楚克台瑪喇爾巴什先遣兩軍

直擣喀什噶爾均約於十四日取齊綠喀什噶爾漢城前換防官

軍數百人耳已反正爲安夷圍攻甚急不得不急起援之而和闐伯克

呢牙子投誠後急於立功翻爲伯克胡里帕夏長子所敗毅齋欲於伯

克胡里未回喀什之先奪據此城斷其歸路而駐兵巴爾楚克台

瑪喇爾巴什以規葉爾羌和闐以局勢論正合如此朗齋之軍見

可取齊大約十一月中旬可抵阿克蘇爲毅齋後繼弟見飭易提

督率所部速進庫車填朗齋之防而以標兵馬步填紮吐魯番布

署早定只盼時會順適或了此句當所幸庫車阿克蘇各城物產饒裕凡軍需一切較南方價值尙減軍人食用均便回民相安爲可喜耳入關度隴十年備嘗採運之苦至此如釋重負并以增聞與劉考軒太守

東四城既克前鋒既銳後勁仍適仲冬直擣喀什噶爾兼規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大約明春或了此句當北路暫緩用兵比得總

署書俄使賀庫車之喜詞意頗馴英國新聞紙有俄國願還伊犁

惟索兵費頗奢

以被國洋元合中國實銀共一百四十餘萬

若與要約自可輕減

我有所挾

則立議可切直彼有所圖則要約易成

從此申明界畫或可圖數百年之安蓋亦

見中國局勢漸強略占便宜卽當斂手耳李兩蒼好發議論狂而

書牘卷十九

三

不直舉動離奇弟屢加訓誡望其有成毫無悛改前委赴塔城查中外交涉各案諄屬其論而不斷伊并自言案而不斷乃回程逗畱不進兩次信來議論風生荒謬頗甚聞近在古城不遽入關不知有何意見昨次檄行古局令劉祥匪先入關回銷可卽飭催不准違延李兩蒼則暫置不理可也丁道經手採運事件已飭交李芋生接管事既輕減弊竇易清丁道亦不准藉端逗畱可傳諭速之此後金提督一軍當飭其自採自運以省勞費

答譚文卿

得上月廿八日手書具悉秦中疊霈祥霽賑務日順氣機漸轉冬雪旣霑豆麥可望有收賑期縮而勞費可得而節幸慰何言今歲

寒氣甚重老農僉稱來歲收成必好但願春霖應候則年豐人壽
大地同歡矣各省多半災歉除何小宋制軍外公忠難覲催索恐
亦徒勞胡雪巖慷慨仗助誠足媿當世諸公若秦中紳富則固夢
想難到耳尊意會銜奏獎禮亦宜之雪巖自軍興已來捐輸之案
層疊獎例已盈惟頭品頂帶黃馬褂尚未敢請上年葉令向辰來
甘微言雪巖意以黃馬褂爲意外之榮弟比以難於逾格具奏答
之至此次罄舉所藏以濟各省之災且倡捐巨款義聲著於遐邇
實亦古今僅見之事則以黃馬褂逾格之獎畀之似亦 朝廷所
不吝也尊處若以此會銜具奏當邀 兪允高明以爲何如至雪
巖所擬買洋米廿萬石運陝意雖可感而轉運勞費太巨關隴籌
措爲艱且以賑期糧數計之均可敷衍以待麥秋大米一項尤非
秦人所急將來變價殊苦殫銷卽漢口亦難速售是未覩其利先
受其累也尊意極是弟當與雪巖商之洋款未到而已支借不少
又山西河南停緩協款西征糧臺而外關外各軍營亦并議停嵩
武卓勝兩軍巨餉均需由西征糧臺挪墊蜀軍亦然區區洋款不
久又當瓶罄壘空弟前致書雪巖擬約華商仿洋人設立公司之
例開設銀行以資流轉未知能否做到如能做到則移此洋米價
銀先爲之倡似無不可商之何如

答劉克庵

喻勝榮降補副將仍畱營差委摺片已於十八日拜發此君自金

益嶺從征以來戰績雖不過如此而安靜老成極是難得此次應得之咎不能含糊將來隨營差委仍不患無出頭之日部章提鎮借補副參遊是名雖降階亦是借徑耳近日吏兵兩部諸事刻覈當寰宇肅清時未宜如此弟當於明春略一言之否則重定新疆改設郡縣需才孔殷無從措手耳毅齋十一月十九日報到大概情形喀什噶爾已於十三夜克復擒斬頗多數百數千陝回余小虎已生擒到營惟安酋伯克胡里向西竄去是安集延路白逆向西北竄去是布魯特向俄羅斯路余虎恩黃萬鵬兩路追捕未知已否到手緣是夜月色微茫賊在城外見官軍大至鋒不可當乘機先遁耳毅齋十七日克復葉爾羌雷羅長祐守之自率馬步由英吉沙爾以向喀城聞已無賊

書牘卷十九

七

其和闐雷踞之安夷則已紛紛烏獸散矣是南疆西四城一律收復功成迅速非意料所及擬俟續報詳細情形卽會尊處及金將軍紅旂告捷仰慰宸廑英西林宮保瘡後轉痢已於初八日溘逝初二日猶力疾親寫一紙寄弟點畫已不甚了了老母在堂遺孤早喪逝者何以爲懷聞金運昌已爲代遞遺摺周子巖嚴金清料理喪事均尙盡心僚友所得爲者只此而已馬營一事想可了結此等事亦數見不鮮人心思亂乃惡劫難逃耳元尊一去自可了結清恙已否漸愈弟處尙有藥物可寄幸勿諱而拒之孱軀日就衰憊近更不思飲食夜間半坐半眠難得好睡西事速了能歸正首邱卽至幸矣

